

# 《苗瑤黎僮等族衣冠圖》冊 及《職貢圖·第六冊》考

畏冬 劉若芳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 提 要

《皇清職貢圖》是清乾隆朝歷時十年完成的一部記錄當時清廷與外國及所屬少數民族關係的重要圖錄。它的繪製經歷了一個由「番圖」到「職方會覽」再到「職貢圖」的演變過程。最近新近發現的《苗瑤黎僮等族衣冠圖》冊及《職貢圖·第六冊》，前者包含有《皇清職貢圖》的原始稿本《四川省番圖冊》，後者則為《皇清職貢圖》的早期繪本。二者的面世曝露了《皇清職貢圖》創制之初的一些情況，為《皇清職貢圖》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貴而重要的實物資料。本文從二者的考證入手，力求澄清《皇清職貢圖》繪本早期創制的部分事實。

關鍵詞：《苗瑤黎僮等族衣冠圖》、番圖、職方會覽、職貢圖冊、《皇清職貢圖》

## 前　　言

創制《皇清職貢圖》<sup>1</sup>是清代乾隆時期的一項浩大的文史工程。它肇始於乾隆十五年（1750），完成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全圖共繪記了三十七個與清廷有所交往的國家、地區和二百六十四個清廷轄下的少數民族的歷史淵源、地理位置、土特物產、飲食服飾、風俗好尚及與清廷的交往情況等，是一部圖文並茂的史地圖志，至今仍為研究中國古代外交史、民族史的珍貴資料。

就製作方法而言，《皇清職貢圖》可分為三種型制：

一、繪本，即手繪冊頁與手卷。目前已知的存世者，冊頁有現藏法國私人的《職貢圖·第六冊》（殘本）與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的部分散頁。手卷有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之清乾隆二十六年金廷標所繪《職貢圖》第二卷，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之清乾隆朝《佚名職貢圖》卷（全四卷；以下簡稱「《乾卷》」），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之清乾隆朝《謝遂職貢圖》卷（全四卷；以下簡稱「《謝卷》」）。此外還有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之清嘉慶朝黎明、沈煥等所繪《職貢圖》第一卷之殘片（五段）、第三卷及藏所不明的沈煥所繪《職貢圖》第二卷（以下簡稱「《嘉卷》」）。

二、寫本，即《四庫全書》手抄本。存世者如《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摛藻堂·皇清職貢圖》（以下簡稱「《薈要》」）、《四庫全書·文淵閣·皇清職貢圖》（以下簡稱「《四庫》」）。此二者現均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三、刊本，即刊印本。存世者有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乾隆朝刊本《皇清職貢圖》（以下簡稱「《乾刊》」）和嘉慶朝刊本《皇清職貢圖》（以下簡稱「《嘉刊》」）。就繪製時間而言，繪本最早，寫本其次，刊本最晚。寫本源於繪本，刊本又源於寫本。而繪本又經歷了一個由「番圖」到《職方會覽》再到《皇清職貢圖》的發展過程。

最初的「番圖」是從四川省開始的。《乾卷》卷尾跋語曰：「先是乾隆歲戊辰，王師平定金川，皇上念列朝服屬外臣，式增式擴，爰勅所司繪職貢圖，以詔方來而資治鏡。」「戊辰」為乾隆十三年（1748）。事實上，乾隆朝第一次平定金川的時間為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至十四年（1749）三月，據跋語所言，乾隆

---

1 「皇清職貢圖」是寫本和刊本所用的名稱，而比之更早的繪本則名「職貢圖」。二者實為同一事物。為敘述方便，本文對有關諸版本總稱為「《皇清職貢圖》」。

帝創制《皇清職貢圖》的想法是產生在平定金川之後，那麼《皇清職貢圖》的創制當在乾隆十四年以後。從《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的記載來看，《皇清職貢圖》的創制活動是乾隆十五年才真正啓動的。《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載有四川總督策楞的一份奏摺：「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四川總督臣策楞謹奏，為恭進番圖事。竊臣於乾隆十五年八月十一日，承准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字寄欽奉上諭，命臣將所知之西番、裸羅男婦形狀，並衣飾服習，分別繪圖注釋，不知者不必差查等因。欽此。欽遵。謹就臣所經歷之夷地，及接見之番民，或參考于該管之文武，繪圖二十四幅，並將該處地土、風俗、服飾、好尚大概情形，逐一注明成帙，恭呈御覽。再本年八月十三日，承准廷寄番圖二式，欽奉諭旨，令臣將所屬苗瑤以及外夷番眾，照式繪圖，送軍機處彙呈，以昭王會之盛等因。臣現在欽遵，留心圖寫，容俟繪就另進。合併陳明，臣謹恭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為此謹奏。」<sup>2</sup>據此可知，乾隆十五年八月策楞接到軍機大臣傅恒寄來的上諭，組織繪寫了二十四幅所轄之西番、裸羅男女像及圖說，於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呈送御覽；至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策楞再次收到軍機處寄來的「番圖二式」及「照式繪圖，送軍機處彙呈」的命令，但在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上摺時尚未完成。奏摺中所說的乾隆十五年八月之事，是目前所知有關《皇清職貢圖》創制的最早的記載。

最近新發現的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苗瑤黎僮等族衣冠圖》冊和法國私人收藏的《職貢圖·第六冊》所繪記的內容正是《皇清職貢圖》中有關四川省的部分。此二者的出現，為研究《皇清職貢圖》的早期創制情況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本文即對此二者作一考證，以求廓清《皇清職貢圖》繪本創制之初的一些基本事實。

## 一、《苗瑤黎僮等族衣冠圖》冊考

《苗瑤黎僮等族衣冠圖》冊（以下簡稱「《衣冠冊》」）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檔案記錄為：類別「其他」；順序號315；名稱「苗瑤黎僮等族衣冠圖」；備註「乾隆十六年閏五月命繪」。該圖冊原包裝已失，無夾板，共存有畫面五十五開半。其中五十三開為紙本設色畫，畫心均縱三十六點二釐米，橫三十一點三釐米，黃綾裱邊，為清宮裝裱；另二開半為絹本設色畫，畫心均縱三十一點五釐米，

2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1輯，頁910-911。

橫二十九點三釐米，黃綾裱邊，亦為清宮裝裱。經查，五十三開紙本畫之內容為四川省少數民族，與《皇清職貢圖》所繪之四川省部分內容多有相同之處；另二開半絹本畫之內容及裝裱形式則與《皇清職貢圖》冊所繪之外國部分有關。筆者認為：《衣冠冊》是由原本兩種性質不同的畫冊混裝而成的；而其檔案之名稱「苗瑤黎僮等族衣冠圖」及備註「乾隆十六年閏五月命繪」均誤。

### (一) 五十三開紙本畫

五十三開紙本畫每開均左畫一男像，右畫一女像，男女像左側均貼有黃箋紙，其上以墨筆小楷書男女服飾、習俗等，是為畫像之圖說。圖說亦有一定的格式，如男像圖說均在畫題某處「番民」後寫其「服制」，女像圖說則在畫題某處「番婦」後寫其「服飾」。根據其圖說所記圖名，將這五十三開紙本畫與《乾卷》第三卷之「四川省」部分和《職貢圖·第六冊》、《薈要》第六卷相比較，明顯可見它們之間有著一脈相承的緊密關係。（見附錄對照表）例如其第一圖<sup>3</sup>繪一男一女，圖說：「松潘鎮中營轄西壩包子寺拈佑熱霧麥雜蛇灣毛革各土千百戶所管番民。服制：剃頭留辮，戴翻簷白氈帽，穿鑲邊無面皮褚祓，束帶。性淳良，知禮法，勤耕作，常赴內地貿易。」「西壩包子寺等處番婦。服飾：頭髮分兩面作大辮，下繫紅布帶，飾以海螺、蚌殼等類，穿鑲邊長褚祓、花布無袖褂，束紅毛帶。習耕織。其日用之水，皆婦人以木桶背負。」《乾卷》四川省第一圖亦繪一男一女，圖說：「松潘鎮中營轄西壩包子寺等處番民。松潘，古氐羌地。唐置松州，後為吐蕃所有。宋時蕃將潘羅支領之，名潘州。明置松潘等衛安撫司。其包子寺、拈佑喀亞寨、熱霧作埧寨，於本朝康熙四十一年歸化；毛革阿按寨、麥雜蛇灣寨，于雍正二年歸化；各設土千戶、百戶管轄，給以號紙，俾其承襲。居多山谷。番民剃髮留辮，戴白氈纓帽，衣用羊皮，以布緣之。番婦髮垂兩辮，束以紅帛，綴螺蚌為飾，衣布褐緣邊衣，常以木桶負水，頗習耕織。輸糧賦。」兩相比較，二者無論是圖像還是圖說都有明顯的相似性。（見圖1）經核對，《衣冠冊》中的五十三開紙本畫與《乾卷》題目相同的共有五十一開。另有二開即「建昌鎮屬會川營轄黎溪普隆紅卜苴通安者保各土司所管土番係獮羅、黎溪紅卜苴等處獮羅夷婦」（見圖2）和「泰寧協屬阜和營轄巴底巴旺土司所管番民、巴底巴旺番婦」（見圖3），在《乾卷》中其圖像被省略，其圖說則分別被併入四川省部分之第三十五圖「會

<sup>3</sup> 原圖無編號。文中所謂「第一圖」等是將其與《皇清職貢圖》對照而言。

川營轄黎溪等處僰人」（見圖4）和第五十圖「阜和營轄革什咱番民」（見圖5）內。不同的是，《衣冠冊》缺少了《乾卷》的第九圖「威茂協轄小金川番民」、第十圖「威茂協轄大金川番民」、第十八圖「漳臘營轄口外三阿樹番民」、第二十圖「松潘鎮屬平番營轄上九關番民」、第三十三圖「會鹽營轄中所土千戶貉獮夷人」、第三十六圖「會川營轄迷易普隆等處擺夷」、第四十一圖「泰寧協左營轄冷邊番民」共七開畫像。從《衣冠冊》中的畫像在《乾卷》中有所刪併這一情況分析，該圖冊原有有關四川省的畫幅應當比《乾卷》最終收錄的五十八幅要多，而其缺少的七開畫像應是後來遺失的。換言之，《衣冠冊》中的五十三開紙本畫應是原本有關四川省少數民族畫冊的一個殘本；其原有畫幅應在六十開以上。

《皇清職貢圖》的創制發端於乾隆十五年的四川，但其繪製的全面展開則是在乾隆十六年六月。據《清實錄·乾隆十六年閏五月》載：「己巳（初四日）……諭軍機大臣等：我朝統一寰宇，凡屬內外苗夷，莫不輸誠向化，其衣冠狀貌，各有不同，今雖有數處圖像，尚未齊全，著將現有圖式數張，發交近邊各督撫，令其將所屬苗猺黎僮，以及外夷番眾，俱照此式樣，仿其形貌衣飾，繪圖送軍機處，彙齊呈覽。朕以幅員既廣，遐荒率服，俱在覆含之內，其各色圖樣，自應存備，以昭王會之盛。各該督撫等，或於接壤之處，俟其順便往來之時，或有人前往公幹，但須就便圖寫，不得特派專員，稍有聲張，以致或生疑畏。俟伊等奏事之便，傳諭知之。」<sup>4</sup>與此同時，宮中造辦處之畫院處也承接了準備發給邊疆各督撫的「圖式」的繪製任務。據《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清檔》」）載：「乾隆十六年畫院處閏五月初四日，筆帖式福寧持來軍機處大學士忠勇公傅〔恒〕<sup>5</sup>等交番像男女圖十六張，傳旨：著交造辦處選六張，照樣各畫三張。其女像多畫些。欽此。於本月十三日，栢唐阿吳德，將畫得番像男女圖十八張並原樣男女圖十六張持進，交軍機訖。」<sup>6</sup>又：「十七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交番像六張，傳：著照每樣各畫二張。舊番像托紙。記此。於六月二十六日，效力栢〔唐〕阿常泰，將畫得各樣番像十二張並交出番像六張，持赴軍機處交訖。」<sup>7</sup>當「圖式」基本準備就緒後，乾隆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大學士傅恒函寄諭旨給邊疆各督撫曰：「乾隆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大學士忠勇公臣傅恒奉上諭：我朝統一區

4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六)，《清實錄》14，頁120-121。

5 [ ] 中字為原檔遺漏筆者所補。(下同。略)

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以下簡稱《總匯》），第18冊，頁427。

7 同前註。

字，內外苗夷，輸誠向化，其衣冠狀貌，各有不同，著沿邊各督撫，于所屬苗猺黎瘴，以及外夷番眾，仿其服飾，繪圖送軍機處，彙齊呈覽，以昭王會之盛。各該督撫於接壤處，俟公務往來，乘便圖寫，不必特派專員。可於奏事之便，傳諭知之。欽此。」<sup>8</sup>在函寄上諭的同時，還附有「圖式」，命其照樣繪寫。至此，《皇清職貢圖》的繪製在軍機處主管大臣傅恒的主持下在邊疆各省全面展開。但此時《皇清職貢圖》尚未得名，廷寄的「圖式」和命邊疆各省所繪的圖畫只是被稱為「番圖」或「番像」。「番像」是宮中造辦處的稱謂，在四川總督策楞的奏摺中則稱之為「番圖」。

由於邊疆各省分佈的少數民族種類不一，其所繪「番圖」的內容亦不同。四川省是少數民族人數較多且種類相對集中的省份，主要有藏族、羌族、彝族等。四川總督策楞先後收到兩份上諭，乾隆十五年八月的上諭是專為四川省所發，故命其「將所知之西番、猓猡男婦形狀，並衣飾服習，分別繪圖注釋」。「西番」舊指藏族，這裡亦含羌族；「猓猡」（又作「羅羅」）舊指彝族。可見這道上諭的針對性是很強的。乾隆十六年六月的上諭則是面向全國邊疆各省的，其中所謂「苗猺黎瘴」，除「苗」（苗族）在四川有少量存在，「猺（瑤族）」、「黎（黎族）」、「瘴（壯族）」均為四川省所無。事實上現存的五十三開紙本畫中繪有「番民」三十七種，「猓猡」十一種，「苗人」二種，「麼些」（舊指納西族）一種，「擺夷」（傣族）一種，「僰人」一種。而《乾卷》四川省部分繪有「番民」四十種，「猓猡」十二種，「苗人」二種，「麼些」一種，「擺夷」二種，「僰人」一種。二者有很明顯的一致性且均無「猺、黎、瘴」的內容。

五十三開紙本畫的畫法與用色均亦十分質樸，畫風與當時的宮廷畫風很不相同。從畫風和內容上來看，這五十三開紙本畫無疑是出自四川省。目前已知四川總督策楞曾先後兩次組織畫過「番圖」。第一次是乾隆十五年八月後開始繪製並於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呈交的二十四幅圖畫，用時一年零三個月；第二次是乾隆十六年八月後按照軍機處頒發的「圖式」開始繪製的，其完成時間及數量不詳。關於其數量，上文已經分析過，應該不少於六十開。至於其完成時間，據《清檔》記載，乾隆二十一年（1756）十二月，清宮已經在邊疆各省彙呈的「番圖」基礎上整理繪製出了一部絹本《職方會覽》冊（兩函十二冊）；又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以《職方會覽》冊為藍本開始繪製《皇清職貢圖》手卷。《清檔·乾隆

<sup>8</sup> 《四庫》「諭旨」，《文淵閣四庫全書·皇清職貢圖》影印本。

二十一年·裱作》曰：「（十二月）初二日，栢唐阿常安來說，軍機處交絹圖十二冊，傳旨：著托表冊頁二套。欽此。於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催總李文照、副催總舒明阿將表得絹圖十二冊，計二套，持進交軍機處四品官納福收訖。」<sup>9</sup>又《清檔·乾隆二十二年·如意館》曰：「（七月）初九日，接得員外郎郎正培、催總德魁押帖一件，內開本日太監胡世傑持來職方會覽冊頁二套，計十二冊，傳旨：著丁觀鵬、金廷標合畫手卷四卷。欽此。」<sup>10</sup>很明顯，裱作所載「絹圖十二冊」與如意館所載「職方會覽冊」是同一件東西。《職方會覽》的繪製週期，保守地估計至少也需要約兩年的時間。那麼，邊疆各省所繪「番圖」彙齊軍機處的時間，就應在乾隆十九年（1754）底之前。雖然四川省所繪製的「番圖」數量在各省中是最多的，但它比其它各省的繪製時間早啓動了一年，更有基礎，應該完成的也更早些。因此，其「番圖」最終完成時間，不會晚於乾隆十九年。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衣冠冊》中的五十三開紙本畫的正確名稱應為「《四川省番圖》冊」（以下簡稱「《番圖》」）；其繪製起始時間約為乾隆十六年八月至乾隆十九年；其運作流程是先照軍機處頒發的「圖式」繪製，然後呈交軍機處，再由軍機處交清宮造辦處統一裝裱。

「番圖」是《皇清職貢圖》的原始稿本，而此冊《番圖》是當年邊疆各省呈交軍機處諸多「番圖」中目前唯一存世者，並且有四川總督策楞的奏摺與之相佐證，因此它的發現對於研究《皇清職貢圖》的早期形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番圖》的出現揭示了《皇清職貢圖》在繪製過程中對邊疆各省提供的原始圖像和圖說有所增減的事實。《皇清職貢圖》並沒有完全照收《番圖》冊中的「番像」，而是根據需要對其進行了增減。前述《番圖》冊之「建昌鎮屬會川營轄黎溪普隆紅卜苴通安者保各土司所管土番係裸羅」及「黎溪紅卜苴等處裸羅夷婦」、「泰寧協屬阜和營轄巴底巴旺土司所管番民」及「巴底巴旺番婦」兩開畫頁被刪減，圖說被併入「會川營轄黎溪等處僰人」和「阜和營轄革什咱番民」兩段中就是例證。其並減有一定的原則，即轄屬相同、地域相同或相接。

對於《番圖》中的原圖說《皇清職貢圖》亦作了很大的修改。這主要是：

一、在新圖說中增加了各少數民族的歷史沿革、歸附清廷的時間及向清廷納貢

9 《總匯》，第 22 冊，頁 221。

10 《總匯》，第 22 冊，頁 548。

等情況的內容。如《番圖》：「松潘鎮屬龍安營轄石泉青片白草各寨番民。服制：附近內地，與漢民大概相同，惟多穿麻布衣，戴草帽，上插雉毛。性淳良、儉樸，以刀耕火種為食。無醫藥，信鬼神。青片白草等寨番婦。服飾：剃頂髮、留周圍梳鬢，包花布手巾，帶耳環，穿花裏肚，上飾以碑磲蚌殼等物，著短衣長裙，束毛帶。習紡織，亦勤耕作。」《乾卷》：「石泉縣青片白草番民。青片、白草四十二寨，其先本氐羌。明歸白馬生番，屬長官司。本朝康熙中改土歸流，舊隸龍安營，嗣改隸石泉縣。多居山麓，以土為屋。俗淳樸，以耕稼、畜牧為生。歲輸米十二石九鬥，為石泉汛兵食。番民服制與齊民同，惟常著麻衣，插雉羽於草笠。番婦剃頂髮，留四周結辮為髻，裏繡巾，短衣長裙，以繡緣之，習紡織，亦有跣足耕作者。」（引文中帶底線者為新增的內容）

二、刪除了原圖說中一些對少數民族的貶辱不雅之詞。如《番圖》：「建昌鎮屬會鹽瀘寧嘉順各營轄瓜喇媽喇兒斯瓦尾等十三土司土目所管麼些一種夷人。服制：以帕包頭，帶大耳環，穿短衫，披羊皮，以毛褐纏腿，無履，惟繫牛皮二塊於腳底。食無碗箸，闔家圍鍋以小木杓取食。性愚劣貪利，好仇殺，無業者多為鼠竊。瓜喇媽喇等處麼些夷婦。服飾：梳頭、包藍帕，帶耳環，穿長衫布裙，束毛帶，赤足不履。知耕作，多以牛羊毛撚線、織毛褐。」《乾卷》：「建昌鎮屬會鹽等營轄瓜別馬喇等處麼些。鹽源縣瓜別安撫司、馬喇長官司及兒斯、瓦尾等十三土司所管麼些，本滇夷種。多處山澗，以板為屋。男子以帕裹首，耳綴大環，短衣，披羊裘，以褐纏脰，繫牛革於足底。婦女首裹藍帕，長衫布裙，知耕作，績牛羊毛以織褐。歲輸荅麥於會鹽營。」（引文中帶底線者為刪除的內容）

三、在對原漢文圖說改寫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滿文譯文。這不僅有便於滿族統治者的閱覽，而且為畫作打上了「皇清」的烙印。經過重新編寫，《皇清職貢圖》的圖說文字已由《番圖》原來樸實的民俗介紹變成了考訂古今、內容詳實、突出職貢、文理清晰的華章。既然《皇清職貢圖》對四川省的《番圖》有如上的改動，那麼以此推論，它對其它邊疆省所呈送的「番圖」也應有同樣的改動。

其次，《番圖》的原始圖像和圖說為解讀和勘證《皇清職貢圖》提供了可信的依據。由於《皇清職貢圖》對《番圖》的圖文都作了重新的加工，在加工過程中，幾乎所有的圖像和圖說都有或大或小的改動，而作為一部繪寫少數民族風俗的圖志，細節的描繪與記錄的準確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在表現同一族群中諸多小部族的差異時，對於其服飾、髮形、用具等的形制、樣式、紋飾乃至色彩的繪記，即使

是失之毫釐，也會產生謬之千里的結果。這就使《番圖》的原始圖文成為今人勘讀《皇清職貢圖》時不可多得的珍貴材料。

仔細比較就會發現，《乾卷》在細節繪記方面，與《番圖》有許多的不同之處。

一、圖像的不同。如《番圖》「松潘鎮中營轄西壩包子寺拈佑熱霧麥雜蛇灣毛革各土千百戶所管番民」一圖，《乾卷》作「松潘鎮中營轄西壩包子寺等處番民」，二者的「番民」圖像基本相同，所不同的僅是前者的皮袍為黑布緣邊無毛，腰帶為藍色，足穿皮靴，而後者的皮袍袖領及下邊黑布緣邊處均有毛，腰帶為紅色，足穿皮鞋。但「番婦」的圖像就有很大的差異：前者作右站回眸狀，頭髮中分，兩長辮下垂至膝，外罩紅色飾海螺髮套，以腰帶束之，耳綴珍珠耳墜，身穿藍色緣邊長袍，外披黑布五色下擺無袖對襟長褂，背負小木桶負水，雙手托桶底；後者作左站正視狀，頭髮不分，三辮（或為四辮，左後一辮無法畫出）下垂僅至肩胸，外罩紅布髮套各飾一圓環，耳帶耳環無墜，內穿綠色緣邊長袍，外穿紅色鑲五色彩條側開裾無袖長褂，背負大木桶無水，雙手握胸前辮套。這兩個「番婦」的形象差別是如此之大，如果她們不是在一個相同的題目下，人們很難把她們看作是對同一個少數民族部族婦女形象的描繪。顯然《番圖》所繪的形象更符合當時當地少數民族的實際生活狀態，而《乾卷》改繪的形象則有著美化和臆想的成份。

二、圖說的不同。如《番圖》「建昌鎮屬越嶲寧越二營轄九枝門呆結維各土番亦係猓猡、九枝門呆結維各猓猡夷婦」一圖，《乾卷》作「建昌鎮屬越嶲等營轄九枝門呆結惟土番」，後者減省了關鍵性的「亦係猓猡」幾個字。如果沒有《番圖》，人們很容易誤將此圖繪記的少數民族部族歸入「番民」一類，而事實上它所繪記的是「猓猡」。又如《番圖》「威茂協轄雜谷宣慰司所管兒納達一種番人、兒納達番婦」一圖，《乾卷》作「兒那達番民」，省略了有關該部族轄屬的文字。《清史稿·土司二·四川》對此亦無記載。如果沒有《番圖》，今人就很難知道兒那達的歸屬了。又如《番圖》「建昌中右營越嶲會川靖遠寧越永定各營轄住居涼山一帶之阿史審札膩乃五馬山者保披沙等土司土目所管夷人均係猓猡、建昌中右越嶲等營住居涼山各猓猡夷婦」一圖，《乾卷》作「建昌中右營轄阿史審札等處猓猡」。《番圖》的圖像標題大多採用完全覆蓋式的文字記述所繪少數民族部族的領地和轄屬，《乾卷》則對《番圖》的圖題文字做了大量的刪減。雖然《乾卷》的該圖圖說中也提到了「膩乃土千戶」，但其總共也只記述了建昌中、右營兩個營所

轄的阿史、審札、膩乃三個土千戶所屬的彝族部族。而從《番圖》的圖題可知，該圖繪記的實際上是由建昌中營、建昌右營、越雋營、會川營、靖遠營、寧越營、永定營七個營所轄的，居住在涼山一帶的阿史、審札、膩乃、五馬山、者保、披沙六個土司所屬的彝族部族。又如《番圖》「松潘鎮屬漳臘營轄口外甲凹鵠個郎惰阿壩十二部落各土千百戶所管西番、口外甲凹鵠個郎惰等處番婦」一圖圖說作番民「剃頭留辮」，《乾卷》「漳臘營轄口外甲凹鵠個等處番民」一圖圖說作「番民剃髮不留辮」，二者所記完全相反。該圖所繪為甲凹、鵠個、郎惰、阿壩（均在今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藏羌族部族，而藏族、羌族男性舊時素有留辮傳統，故《乾卷》所謂「不留辮」誤。

以上只是幾個有代表性的例子，類似的情況十分普遍。筆者認為，《番圖》是最原始可靠的材料，其繪記原則是「非我監臣所手量、我將帥所目擊、我驛使所口陳者，不以登槧削焉。」<sup>11</sup>而《皇清職貢圖》在增刪編輯、傳移摹寫的過程中有所疏漏訛誤。因此在面對《番圖》與《皇清職貢圖》的上述差異時，應以《番圖》為準。

再次，《番圖》反映了「圖式」的基本情況。乾隆十六年六月軍機處發放給邊疆各省的「圖式」今已不存，而《番圖》是「照式繪圖」，除內容外，其形制應與「圖式」一致。因此從《番圖》的質地、尺寸、男女像分繪及貼箋分寫圖說等特點，可以瞭解當年「圖式」的樣式。

## （二）二開半絹本畫

其中二開各畫一男一女，無題字。經核對，《乾卷》中無與此二開畫像相合者。另半開繪一女像，像左上方有滿文圖說，漢譯內容為「緬甸國夷人……」，與《乾卷》中「緬甸國夷人」一圖之女像及滿文圖說大體相同。從現已發現的繪本《皇清職貢圖》冊頁來看，完整的冊頁每開左繪男像，右繪女像，男像右側有漢文圖說，女像右側有滿漢文圖題，左側有滿文圖說。而此半開缺左邊之男像，且女像右側無滿漢文圖題，故知其應為當初繪寫時就未完成的《皇清職貢圖》冊「緬甸國夷人」之「緬甸國夷婦」殘片。該半開「緬甸國夷婦」殘片與前述二開無題字男女像在質地、尺寸、裝裱及繪畫風格上完全一致，明顯屬同一性質。所不同的只是

<sup>11</sup> 《乾卷》，第四卷，卷尾諸臣跋。

前二開完成了畫像卻未題寫圖說。這二開半絹本畫又與現已發現的繪本《皇清職貢圖》冊第一、二冊的散頁的質地、尺寸、裝裱及繪畫風格十分相似，而與《職貢圖·第六冊》質地不符，故筆者認為，這二開半絹本畫，均應是在繪本《皇清職貢圖》冊第一冊（即「諸國」部分）繪製過程中，因某種原因而被拋棄的畫頁。其名稱或可定為「《皇清職貢圖》冊殘頁」。

《皇清職貢圖》手卷的繪製時間為乾隆二十二年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圖冊的繪製起始時間雖未見記載，但據《清檔·乾隆二十四年·匣裱作》載：「（四月）二十八日，筆帖式雙全持來方略館知會一件，內開軍機處奉旨：添辦伊犁等處夷人圖像十二頁，著派員領裱等因。啓果親王：准行。遵此。」<sup>12</sup>這說明圖冊的繪製早已開始了，「伊犁等處夷人」以前的圖像業已完成。《皇清職貢圖》從最初的「圖式」到「番圖」再到《職方會覽》，都是畫冊的型制，而且按照清宮的慣例，如果同一題材的畫作既畫手卷又畫冊頁，一般都是先畫冊頁，因為冊頁的繪製與裝幀均要比手卷容易些。據此推論，《皇清職貢圖》冊的繪製起始時間應比手卷略早，至少也應與手卷大體同時。那麼這二開半殘頁的繪製時間也應在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之間。

這些殘頁的發現，同樣為研究《皇清職貢圖》的早期繪製提供了新的材料。至少它反映了《皇清職貢圖》繪製時對原有的外國或外番圖像是有所選擇的，並未全部錄入。這一點與《番圖》在《皇清職貢圖》中的錄用情況也是相同的。

## 二、《職貢圖·第六冊》考

無獨有偶。除《番圖》冊外，2006年《職貢圖·第六冊》殘本（以下簡稱「《圖冊》」）又在法國面世。該冊繪記的內容恰好也是關於四川省少數民族的。它的出現，使我們可以繼續沿著《皇清職貢圖》四川省部分的線索進行探索，進而對整個《皇清職貢圖》的早期繪製情況有所瞭解，尤其是對長久以來付諸缺如的《職貢圖》冊的繪製情況有所瞭解。

12 《總匯》，第24冊，頁441。

### (一) 《圖冊》的現狀

《圖冊》前後夾板保存尚好，夾板為金絲楠木制做，縱三十九釐米，橫三十四釐米。前夾板上刻有隸書「職貢圖六冊」五字，字形與《乾卷》包首篆題十分接近。（見圖6）冊中畫頁以黃綾裱邊，是典型的清內府裝裱形式。黃綾扉頁上鈐有乾隆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征耄念之寶」印二方，（見圖7）證其為乾隆朝宮中之物無疑。該冊現存圖像五十三頁，均為紙本設色工筆畫，畫心縱三十一釐米，橫三十點五釐米，所畫均為四川省少數民族男女像並有滿漢文圖說。

經整理，五十三頁圖像中有四十頁原為一對，即為同一開冊頁之男女圖像；另十三頁則或僅繪一男而失女像，或僅繪一女而失男像，為殘頁。

經核對，其與《乾卷》第三卷四川省部分及《薈要》第六卷圖像完全符合的有二十圖，即第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三、十五、十八、二十六、三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四十、四十三、五十五、五十六圖。部分符合的有十三圖，其中僅存男像而失女像者有七圖，即第一、二十五、三十一、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二、四十六圖；僅存女像而失男像者有六圖，即第十七、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七、五十八圖。完全缺失的圖像有二十五圖，即第二、三、十一、十二、十四、十六、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一、四十四、四十五、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圖。（詳見附錄對照表）其保有率約為百分之四十五點六。

值得注意的是，《圖冊》尚存的圖像中，既有第一圖「四川省松潘鎮中營轄西壩包子寺等處番民」，（見圖8）亦有第五十八圖「咱里番婦」，（見圖11）完全丟失的只是其中間的部分。又其圖像之排列方式與《薈要》第六卷非常相似，由此可以斷言，其完整時應有圖像五十八開或一百一十六頁。

該《圖冊》流傳有緒。冊後部的白頁上有五行被塗抹過的舊體法文，全文雖已模糊，但“贈與婁拔伯爵”（LE COMTE CHASSELOUP-LAUBAT）的字跡仍依稀可辨。（見圖9）婁拔伯爵于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不久，1860年11月24日被拿破崙三世授予法國海洋及殖民地部長。而英法聯軍正是在1860年10月6日至18日間洗劫並焚毀了圓明園。法國學者、作家伯納·布立塞根據當年參與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暴行的英法外交官、軍官和士兵的第一手回憶錄寫就的專著——《1860：圓明園大劫難》（中譯本）第187頁對當時洗劫圓明園的情形作了這樣的敘述：「蒙托邦（法

軍司令）對搶掠儲藏中國檔案的文書閣尤感遺憾。檔案是由許許多五十釐米見方的畫組成，每張畫下方（譯誤。應為側方）都有說明。他寫道：『整個中國歷史應該都在這套畫上，畫的顏色仍然那麼鮮亮，就好像剛剛畫成似的。』」該書第186頁對法軍在圓明園所掠貴重物品的分配情況是這樣寫的：「關於法方委員會所得寶物，大家決定把大部分作為禮物送給歐仁尼皇后，因為是她支持了這次中國『遠征』。這些物品一概裝箱運回法國。這份『軍隊禮品』後由康普農上校一路護送到巴黎。還有其他不少貴重物品，則另外存放，準備分別贈給陸軍大臣、特使、蒙托邦司令、冉曼和柯利諾將軍、海軍司令沙內及海軍準將巴熱和卜羅德等。」由此可知，《圖冊》原來儲藏於圓明園中，于清咸豐十年（1860）被法軍掠走並被作為貴重物品運回法國，最初被贈送給婁拔伯爵。至於它是在劫掠中殘缺的，還是到法國後逐漸散佚的？則不得而知。

作為目前僅見的保存相對完整的乾隆朝《職貢圖》冊之一冊，《圖冊》的面世，為澄清《皇清職貢圖》研究中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實物資料。

## （二）《圖冊》是《皇清職貢圖》的早期繪本

清宮曾在《職方會覽》冊的基礎上繪製了《職貢圖》手卷和冊頁各一部，其中手卷即《石渠寶笈·續篇》著錄的丁觀鵬等於乾隆二十六年所繪的《職貢圖》卷今僅存一卷。目前存世的兩部完整的《職貢圖》卷即《乾卷》和《謝卷》，均為乾隆四十年後對丁觀鵬等《職貢圖》卷的摹本。<sup>13</sup>而《職貢圖》冊至乾隆晚期仍只見有一部的記錄。《清檔·乾隆五十五年·如意館》載：「（二月）初三日，員外郎福慶押帖內開，五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由軍機處傳旨：著賈全往看巴勒布大頭人臉像，默記繪畫。又於二十八日，著賈全往中正殿看巴勒布大頭人服色，默記繪畫。欽此。隨遵旨陸續畫得呈〔覽〕，〔奉〕旨：著續入職貢圖手卷第一卷內，仍用舊宣紙繪畫。其職貢圖手卷三分，逐一添續繪畫。其冊頁一分，應續入一開，用絹畫。欽此。」<sup>14</sup>這段補畫巴勒布大頭人的檔案明確告訴我們，當時宮中有職貢圖手卷三部，而冊頁只有一部。《圖冊》應即是這一部《職貢圖》冊中之第六冊。因此，可知該《圖冊》是目前存世的完成於乾隆二十六年的早期繪本。

<sup>13</sup> 關於「《乾卷》和《謝卷》均為乾隆四十年後對丁觀鵬等《職貢圖》卷的摹本。」筆者將另文論述。

<sup>14</sup> 《總匯》，第52冊，頁2。

以上是根據文獻記載所作出的推論。事實上，如果將《圖冊》與《乾卷》進行對比，也可得出《圖冊》是最早繪本的結論。

首先《圖冊》和《乾卷》所描繪的人物形象、服飾紋樣等雖然大體一致，但仔細比較，仍有明顯的不同。

一、人物形象不同。《圖冊》所繪人物形象更為樸實、更具有少數民族的特點和風貌，而《乾卷》則對人物形象作了一定程度的美化，從而削弱了少數民族特有的那種樸拙、蒼莽之感。這種差異是普遍而明顯的，尤其是在對女性形象的描繪上更為突出。《圖冊》多作蒼老、醜陋之狀，種族不同，面貌各異；《乾卷》則多代之以程式化的中原仕女畫的形象，面貌相近。例如「松潘鎮屬漳臘營轄寒盼祈命等處番民」（見圖10）、「革什咱番婦」（見圖11）等等。

二、服飾、器具不同。如「松潘右營轄北壩元壩泥巴等寨番民」，《圖冊》男性衣袍為紫色淺粉花紋，《乾卷》則為灰色紅藍花紋。（見圖12）「松潘鎮屬漳臘營轄寒盼祈命等處番民」，《圖冊》男性衣袍為深紫色，《乾卷》則為淺褐色；其女性披肩、腰帶及裙擺的紋飾亦有較大的差異。（見圖10）「三阿樹番婦」，《圖冊》著紫色長袍，兩肩所垂紅色髮袋上飾以藍白相間的珠紋，《乾卷》則著灰色長袍，髮袋僅飾以白色珠紋。（見圖13）「建昌鎮屬會川永寧營轄披沙等處苗民」，《圖冊》與《乾卷》的男女衣裙顏色有明顯的差別。（見圖14）「瓜別馬喇等處麼些婦」，《圖冊》與《乾卷》所穿之鞋樣式不同。其注文曰：「繫牛革於足底」，知本為牛皮鞋。而《乾卷》所繪則類草鞋。（見圖15）「會鹽營轄中所土千戶貉獮夷人」，《圖冊》男性髮髻上插簪，《乾卷》則無。（見圖16）「中所貉獮夷婦」，《圖冊》與《乾卷》身披之物不同。其注文曰：「披羊皮」。《圖冊》所繪一望而知是皮毛之屬，《乾卷》所繪如無注文解釋則不知為何物。（見圖17）「會川營轄迷易普隆等處擺夷」，《圖冊》男性身背木桶，《乾卷》則為藤筐。（見圖18）「泰寧協左營轄沈邊番民」，《圖冊》男性左手握繩，《乾卷》則無。（見圖19）「阜和營轄納奪番民」，《圖冊》男性所穿裘服為多塊裘皮縫製而成，其上針腳綴線清晰可辨；《乾卷》男性所穿裘服則無針腳綴線，似為整張裘皮所製。（見圖20）等等。

總之，雖然《圖冊》所繪內容與《番圖》也不盡相同，但它還是比其後的各種版本的《皇清職貢圖》更多地保留了《番圖》中的細節和原始韻味。

三、繪畫技法與水準不同。《圖冊》的線描勁健有力且富波折變化，設色融

入了西洋畫的明暗法，故其人物面部及衣紋造型具有立體感，更為生動傳神；《乾卷》的線描則較纖弱而缺乏變化，設色亦為中國畫傳統的平塗法，故其人物面部及衣紋造型無立體感，較為平淡。二者的優劣是顯而易見的。較突出的例子如「大金川番婦」（見圖21）和「雜穀各寨番婦」（見圖22）等。比較而言，《圖冊》作者的繪畫技法更豐富，水準也更高。

其次，《圖冊》與手卷及寫本、刊本的圖說文字的形式不同。《圖冊》是對開的冊頁，其右畫男像，其左畫女像。其注文共有三組：①以漢文在男像的右上方注明其為某地某少數民族，之後另起一行，書寫漢文圖說；②以漢滿兩種文字在女像右上方注明其為某地某少數民族之婦；③在女像左上方書寫滿文圖說。手卷將男女像合繪為一段畫面，並將《圖冊》中第一、三組的漢滿文分列於男女像之上，省略了《圖冊》中第二組的文字。寫本和刊本則完全省略了滿文譯文，僅有漢文注文。其排列方式亦為三組：①在男像的右上方注明其為某地某少數民族；②在女像右上方注明其為某地某少數民族之婦；③在女像的背頁刊寫圖說。（見圖23）顯然《圖冊》的圖說最為全面，手卷及寫本、刊本的圖說形式則是以《圖冊》的圖說為底本，按其需要，作了一定的取捨而形成的。

再次，《圖冊》和《乾卷》等的圖說差異也證明了這一點。例如「威茂協轄沃日各寨番民」的圖說：《圖冊》漢文作「沃日土司兒達那……」，其中「兒達那」滿文譯音作 *eldana*。（見圖24）《乾卷》及《謝卷》漢文均作：「沃日土司兒那達……」，其中「兒那達」《乾卷》滿文譯音作 *eldana*，與漢文異；《謝卷》滿文譯音作 *elnada*，與漢文同。（見圖25）《薈要》、《四庫》、《乾刊》、《嘉刊》均作「兒達那」。（見圖23）《嘉卷》漢文作「兒達那」，滿文譯音作 *eldana*。（見圖26）那麼「兒達那」（*eldana*）和「兒那達」（*elnada*）究竟哪個對哪個錯呢？莊吉發先生在其《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一書中論及此時曰：「兒那達，滿文圖說作 *elnada*，滿漢圖說譯音一致，〈皇清職貢圖〉卷六，文淵閣寫本作『兒達那』誤。」莊先生是將《謝卷》與《四庫》比較後得出的這一結論。其要點是：《謝卷》有滿漢文互證，故應無誤；而《四庫》只有漢文，故不足為憑。然而，由於《圖冊》的出現，孰對孰錯的問題就又被提出來了。因為《圖冊》也有滿漢文互證，而且也作「兒達那」（*eldana*）。筆者認為「兒達那」（*eldana*）是正確的，而「兒那達」（*elnada*）則是《乾卷》與《謝卷》在抄錄圖說時產生的錯誤。

那麼這個錯誤是怎樣產生的呢？我們知道手卷的繪製方法是將《職方會覽》冊中若干對開的畫面依次分段繪於一個平面上，先將人物畫完後再贍寫漢文，最後再贍寫滿文譯文。而「威茂協轄沃日各寨番民」之前的一段畫面恰恰是「兒那達番民」。其圖說曰：「兒那達，地約百里……」。（見圖27）顯然這裡的「兒那達」是地名，而其後「威茂協轄沃日各寨番民」中的「兒達那」則是人名。二者是不同的。但是經驗告訴我們，人們在連續書寫時往往會由於先入爲主的思維慣性而導致筆誤，而「兒那達」、「兒達那」又非常接近，正因如此，對文意不甚瞭解的手卷的漢文抄錄者就很容易將「威茂協轄沃日各寨番民」中的「兒達那」誤寫爲「兒那達」。漢文如此，滿文亦然。只不過《乾卷》只錯了漢文，滿文未錯；《謝卷》則是滿漢文皆錯。《乾卷》與《謝卷》是丁觀鵬等合繪的《職貢圖》卷的摹本，其錯誤是否由母本沿襲而來，則不得而知。而同樣是源自《職方會覽》冊的《圖冊》及其後以其爲藍本的寫本和刊本，由於都是對開的形式，其圖說不是在同一平面上的連續書寫，從而避免了這一錯誤的產生。《嘉卷》則因爲在重繪時主要參考了刊本，所以也避免了這一錯誤。至此，由於《圖冊》這一早期繪本的出現，《皇清職貢圖》中關於「兒那達」還是「兒達那」的這段公案，終於有了明確的答案。

## (二) 《職貢圖》冊的冊數與質地

一、冊數。最初完整的《職貢圖》冊是由多少冊組成的呢？由於《職貢圖》冊未被任何畫史典籍所記載，加之其本身今已散佚不全，這個問題始終無法解決。《圖冊》的出現爲我們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可能。我們已知與《職貢圖》冊繪製型制最接近的是《皇清職貢圖》的寫本與刊本。寫本與刊本除沒有滿文圖說外，在繪寫、裝幀方面與《職貢圖》冊基本相同，三者均採用了男女像對開分繪並分別題寫圖名的形式。這與《職貢圖》卷男女像合繪並只題男像圖名的方式有明顯的差別。就繪製時間而言，《圖冊》最早，寫本其次，刊本最晚。因此，可以斷言，寫本的裝幀形式是在《圖冊》的基礎上略加改造而形成的；刊本則直接繼承了寫本的形式。

完成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的《薈要》是最早的寫本，爲九冊九卷本；其「皇清職貢圖卷九」下有「續圖一」字樣。其「提要」曰：「職貢圖八卷，乾隆十六年，詔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等編繪。以朝鮮等外番、諸國爲首，其餘番蠻各依省類次。方事圖輯，會西域二萬餘里種落歸化，乃合伊犁、哈薩克、布魯特、烏什、拔達山、安集延諸部，凡三百餘種，傅色爲冊，考古證今，分圖系說，告成於乾隆

二十二年。其續圖一卷，則自乾隆二十八年以來，愛烏罕、霍罕、啓齊玉蘇、烏爾根齊諸部奉表入貢，及土爾扈特全部歸順，雲南邊外整欠、景海諸土目抒誠內附後，次第增繪者也……今者四庫之輯……謹依冊分卷，仍各系圖說，編次如左。」其中「傳色爲冊」，無疑指的應是繪製的圖冊，因為寫本是不傳色的。如果將《薈要》的「依冊分卷」，理解爲「依照《職貢圖》冊的冊數分卷」的話，那麼《職貢圖》冊的冊數就應該是九冊，即告成於乾隆二十二年的原圖八冊、自乾隆二十八年以來的續圖一冊。

然而，完成於乾隆四十三年八月的《四庫》爲八冊九卷本。其「提要」對《職貢圖》冊的冊數說法也與《薈要》不同。曰：「皇清職貢圖九卷，乾隆十六年奉勅撰。以朝鮮以下諸外藩爲首，其餘諸藩、諸蠻各以所隸之省爲次。會聖武遠揚，勘定西域，拓地二萬餘里，河源月窟之外，梯航鱗集，琛賚旅來，乃增繪伊犁、哈薩克、布魯特、烏什、巴達克山、安集延諸部兵爲三百餘種，分圖系說，共爲七卷，告成於乾隆二十二年。迨乾隆二十八年以後，愛烏罕、霍罕、啓齊玉蘇、烏爾根齊諸部咸奉表入覲，土爾扈特全部自俄羅斯來歸，雲南整欠、景海諸土目又相繼內附，乃廣爲續圖一卷。」依其所述，《職貢圖》冊共有八冊，即告成於乾隆二十二年的原圖七冊、自乾隆二十八年以來的續圖一冊。

需要說明的是，「職貢圖」這一概念雖由來以久，但在清乾隆十六年至二十五年之間，清廷所繪製的外國及少數民族圖像先是被稱爲「番圖」，後又將「番圖」整理爲《職方會覽》冊，從未使用過「職貢圖」這一概念。「皇清職貢」一詞最初見於乾隆帝於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在丁觀鵬等繪製的《職貢圖》卷第一卷的卷前題詩，其中有「皇清職貢萬方均」之句。<sup>15</sup>至於將外國及少數民族圖像稱爲「職貢圖」，則始自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的《清檔》。《清檔·乾隆二十六年·行文》曰：「十一月初二日……首領董五經傳旨：著將裱成職貢圖手卷四卷俱換絲包首、大玉別子、袱子，用雕漆匣盛裝。其包首、袱、別、雕漆匣子，著發往南邊，照樣做來。欽此。……於十一月十九日，將蘇州送到錦袱四件、玉別四件交進訖。」<sup>16</sup>因此《薈要》和《四庫》所謂的「告成於乾隆二十二年」的「職貢圖」「八卷」

<sup>15</sup> 《乾卷》第1卷卷前御題詩：「累洽重熙四海春，皇清職貢萬方均。書文車軌誰能外，方趾圓顱莫不親。那許防風仍後至，早聞千呂已咸賓。塗山玉帛千秋述，商室共球百祿臻。詎是索疆恢此日，亦惟謨烈賴前人。唐家右相堪依例，畫院名流命寫真。西鰥東鶴觀王會，南蠻北狄秉元辰。丹青非為誇聲教，保泰承麻慎拊循。乾隆二十有六年，歲在辛巳秋七月，御題。」

<sup>16</sup> 《總匯》，第26冊，頁667-668。

或「七卷」均誤；乾隆二十二年完成的只能是《職方會覽》冊。而《職方會覽》冊為十二冊一部。據此可知，《薈要》和《四庫》都將《職方會覽》冊與後來完成的《職貢圖》冊混為一談了。它們所說的「職貢圖」，實則應是約完成於乾隆二十六年的《職貢圖》冊。

令人費解的是，《薈要》和《四庫》的完成時間相距不遠，其編纂、校對及「提要」的撰寫者也同為紀昀等人，但二者在對《職貢圖》冊數的表述上卻有如此大的差異。

那麼一部《職貢圖》冊究竟是有八冊還是九冊呢？根據《圖冊》是《職貢圖》冊之第六冊，並與《乾卷》第三卷之四川省部分、《薈要》、《四庫》第六卷之內容相同。由此推論，其第五冊應為手卷第三卷之甘肅省部分、第七冊為手卷第四卷之雲南省部分……。依次類推，最初的《職貢圖》冊應為八冊。其與《職貢圖》手卷的對應關係為二比一。即其第一、二冊為手卷之第一卷，第三、四冊為手卷之第二卷，第五、六冊為手卷之第三卷，第七、八冊為手卷之第四卷。其寫繪內容的排列順序亦應與手卷完全一致。

問題是《職貢圖》卷、冊於乾隆二十六年完成之後，隨著清廷版圖的不斷擴大和邊疆少數民族的陸續歸附，自乾隆二十八年（1763）至五十五年（1790）又先後作了五次增補。其中二十八年第一次增補了「愛烏罕回人」、「霍罕回人」、「啓齊玉蘇部努喇麗所屬回人」、「啓齊玉蘇部巴圖爾所屬回人」、「烏爾根齊部哈雅布所屬回人」五段畫面；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1771-1772）第二次增補了「土爾扈特台吉」、「土爾扈特宰桑」、「土爾扈特民人」三段畫面；四十一年（1776）第三次增補了「整欠頭目先邁岩第」、「景海頭目先綱洪」二段畫面；五十三年（1788）第四次增補了原「淡水右武乃等社生番」一圖的補充圖說一段；<sup>17</sup>五十五年第五次增補了「巴勒布大頭人並從人即廓爾喀」一段畫面。總共增補畫面十一段、補充圖說一段。其中「淡水右武乃等社生番」一圖的補充圖說寫在了原圖說的左側，即手卷第二卷第二十二圖中，其在《職貢圖》冊中的對應位置應是第三冊的第二十二圖。這一增補沒有增加全圖的篇幅。但其它的增補則使《皇清職貢圖》增加了十一段畫面與圖說。而《薈要》和《四庫》第九卷的內容正是其中的十

17 其增補的內容為：「謹按：臺灣生番，向由該督撫圖形呈進者。茲乾隆五十三年，福康安等追捕逆匪林爽文、莊大田，各生番協同擒剿，傾心歸順。是年冬，番社頭目華篤哇哨等三十人來京朝貢，並記於此。」

段畫面與圖說（二者均未收錄「巴勒布大頭人並從人即廓爾喀」一圖）。

那麼《職貢圖》冊是否在增補了十一段畫面與圖說後又增加了一冊呢？根據實物，我們已知《乾卷》增補的十一段畫面均在第一卷中：「巴勒布大頭人並從人即廓爾喀」一段畫面被插在「魯卡補扎」和「伊犁等處台吉」之間，成為第一卷之第四十四圖；「愛烏罕回人」、「霍罕回人」、「啓齊玉蘇部努喇麗所屬回人」、「啓齊玉蘇部巴圖爾所屬回人」、「烏爾根齊部哈雅布所屬回人」、「土爾扈特台吉」、「土爾扈特宰桑」、「土爾扈特民人」、「整欠頭目先邁岩第」、「景海頭目先綱洪」十段畫面，則依增補的年代先後，順序排在手卷的尾部，成為第一卷之第六十一至七十圖。手卷基本保持了原有樣式。據《清檔》記載《職貢圖》冊的增補是與手卷同步進行的，而且均是在原有圖冊中「補入」或「續入」的。如《清檔·乾隆二十八年·如意館》曰：「（二月）二十六日，接得員外郎安泰、李文照押帖一件，內開本月初十日，安泰、李文照面奉旨：愛烏漢等男女十人續職貢圖卷尾，著丁觀鵬畫；冊頁後十頁，亦照手卷續上。欽此。」<sup>18</sup>《清檔·乾隆三十七年·如意館》曰：「（五月）十七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內開四月二十九日，太監胡世傑交賈全畫白絹土爾扈特圖三開、織（職）貢圖冊頁一冊、御識清漢字二張，傳旨：著如意館用綾鑲裱冊頁四頁，續入織（職）貢圖冊頁後。欽此。」<sup>19</sup>《清檔·乾隆四十一年·如意館》曰：「（二月）十八日接得員外郎六格押帖，內開二月初八日，首領董五經交，傳旨：職貢圖冊頁內，著賈全續畫整欠土木（目）昭敖（教）遣頭目仙（先）〔邁〕岩第、景海土目刁別遣頭目先綱洪入冊頁一開。欽此。」<sup>20</sup>既然是在原有圖冊中進行的增補，那麼《職貢圖》冊原有的冊數也不會改變，仍為八冊。不僅如此，如果《職貢圖》冊的增補原則與手卷相一致，那麼其新增的十一段畫面與圖說就應均收入第二冊中。其中「巴勒布大頭人並從人即廓爾喀」一段亦應被插入「魯卡補扎」和「伊犁等處台吉」之間，成為第二冊之第七圖；「愛烏罕回人」、「霍罕回人」、「啓齊玉蘇部努喇麗所屬回人」、「啓齊玉蘇部巴圖爾所屬回人」、「烏爾根齊部哈雅布所屬回人」、「土爾扈特台吉」、「土爾扈特宰桑」、「土爾扈特民人」、「整欠頭目先邁岩第」、「景海頭目先綱洪」十段則應依次排在第二冊後，為第二冊之第二十四至三十三圖。

18 《總匯》，第 28 冊，頁 48。

19 《總匯》，第 35 冊，頁 408。

20 《總匯》，第 39 冊，頁 778。

至此，可以斷定：《薈要》將增補的十段畫面作為「續圖」另立一冊即第九卷的做法應是其編纂者所為，絕非是從《職貢圖》冊的冊數繼承而來；其所謂「依冊分卷」，不能理解為「依照《職貢圖》冊的冊數分卷」，只能理解為依照其自身設立的冊數來分卷。

《薈要》完成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其時距其所收錄的最後二段畫面即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增補的「整欠頭目先邁岩第」、「景海頭目先綱洪」已有一年零九個月的時間，它完全可以把這些增補的內容歸入其第二卷中，而不必另立續圖一卷。事實上《薈要》成書後也並未再增加過任何新的畫段。那麼《薈要》為何還要另立續圖一卷呢？其編纂者雖未言明，但在《四庫》「提要」中有云：「自今以往，占風驗海而至者，當又不知其凡幾。珥筆之臣，且翹佇新圖之更續矣。」道破了其中的原因。正是考慮到今後還有新圖不斷增補的可能，《薈要》才採取了另立續圖的方式。因為寫本是書籍，與繪本的卷、冊不同。繪本的卷、冊均可以通過裝裱的手段將增補的新圖任意插入其中，而寫本一旦裝訂成書籍，再想加入新的內容就困難了。故另立續圖一卷，以便將來再有增補時，只需將其順序列在卷尾即可。

《薈要》將《皇清職貢圖》分為九冊九卷的做法被其後的刊本所沿用。而稍後同為寫本的《四庫》雖也沿用了九卷（即續圖）的做法，卻未將第九卷單獨成冊，而是將其附於第八卷之後，故為八冊九卷本。《四庫》採用八冊的分法應與《職貢圖》冊為八冊有關，但其「提要」中所謂《職貢圖》冊原為「七卷」，後又「廣為續圖一卷」的說法則是錯誤的。「廣為續圖一卷」實則始自《薈要》，而非《職貢圖》冊。

二、質地。目前已知的《職貢圖》冊有兩種質地。一種是絹本的。如2004年3月法國Bibliothéque nationale de France出版的*Chine, l'Empire du trait*一書中，介紹了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的兩開《職貢圖》冊頁：其一為「大西洋國夷僧」和「大西洋國女尼」，為《職貢圖》冊第一冊之內容；（見圖28）其二為「西藏巴呼卡穆等處番人」和「西藏巴呼卡穆等處番婦」，為《職貢圖》冊第二冊之內容。（見圖29）二者均為絹本設色畫。書中雖未介紹畫頁的尺寸，但說它們是「裝訂在可折疊的二塊39×34 cm的木板之間」。所謂的「木板」應即是冊頁的「夾板」。其尺寸與《圖冊》的夾板相同。據此推論，這兩開冊頁的畫心尺寸也應與《圖冊》相同。該書未介紹法國國家圖書館中究竟還藏有多少《職貢圖》的冊頁。但可以肯定，這些《職貢圖》冊頁應是與《圖冊》同時被劫掠至法國的。另外，前引《清檔·乾隆三十七

年·如意館》云：「……太監胡世傑交賈全畫白絹土爾扈特圖三開……續入織（職）貢圖冊頁後。」又《清檔·乾隆五十五年·如意館》亦云：「其冊頁一分，應續入一開，用絹畫。」這些增補的絹本畫頁均屬於《職貢圖》冊第二冊之內容。再聯繫到前文所述《衣冠冊》中二開半絹本畫的情況，那麼目前已知的《職貢圖》冊第一、二冊中的畫頁均為絹本畫。另一種為紙本的。本文所論證的《職貢圖·第六冊》就是實例。

無論是從文獻記載還是存世實物來看，顯然存在著絹本和紙本兩種質地不同的《職貢圖》冊。如果《職貢圖》冊只有一部，為何要分兩種質地繪製呢？如果《職貢圖》冊不止一部，為何《清檔》只記載了一部呢？就筆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尚無法回答這些問題。

## 結 論

總上所述，《苗瑤黎僮等族衣冠圖》冊的名稱是錯誤的。它實際上是由《四川省番圖》冊和《職貢圖》冊繪製過程中拋棄的殘頁所組成。《四川省番圖》冊是目前唯一存世的《皇清職貢圖》的原始稿本。它反映了最初清廷為繪製「番圖」而發給邊疆各省的「圖式」的大體樣式，展現了邊疆各省奉旨繪製後呈送給清廷的「番圖」的基本樣貌，揭示了《皇清職貢圖》在繪製過程中對邊疆各省提供的原始圖像和圖說有所增減的事實。《職貢圖·第六冊》則是《皇清職貢圖》最早的繪本之一。它更多地保留了「番圖」中的細節和原始韻味，體現了《皇清職貢圖》早期繪本的繪畫風格；同時也為研究《職貢圖》冊的冊數、質地等提供了實物佐證。《苗瑤黎僮等族衣冠圖》和《職貢圖·第六冊》的發現，對《皇清職貢圖》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 附錄：對照表

《苗瑤黎僮等族衣冠圖》冊（應為《四川省番圖》冊，現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職貢圖·第六冊》（現藏法國）	《四庫全書薈要·皇清職貢圖·第六卷》（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清《佚名職貢圖》卷第三卷之四川省部分（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1-1松潘鎮中營轄西壩包子寺拈佑熱霧麥雜蛇灣毛革各土千百戶所管番民	1-1四川省 松潘鎮中營轄西壩包子寺等處番民	1-1松潘鎮中營轄西壩包子寺等處番民 以下四川省	1四川省 潘鎮中營轄西壩包子寺等處番民
1-2西壩包子寺等處番婦	1-2缺	1-2松潘鎮中營轄西壩包子寺等處番婦	
2-1松潘鎮中營屬七步峩眉喜土千戶所管番民	1-2缺	2-1松潘鎮中營轄七步峩眉喜番民	2松潘鎮中營轄七步峩眉喜番民
2-2七步峩眉喜番婦	2-2缺	2-2松潘鎮中營轄七步峩眉喜番婦	
3-1松潘鎮屬左營轄東壩阿思洞土千戶所管番民	3-1缺	3-1松潘左營轄東壩阿思洞番民	3松潘左營轄東壩阿思洞番民
3-2阿思洞番婦	3-2缺	3-2松潘左營轄東壩阿思洞番婦	
4-1松潘右營屬北壩元壩泥巴等寨土百戶所管番民	4-1松潘右營轄北壩元壩泥巴等寨番民	4-1松潘右營轄北壩元壩泥巴等寨番民	4松潘右營轄北壩元壩泥巴等寨番民
4-2元壩泥巴各寨番婦	4-2北壩元壩泥巴等寨番婦	4-2松潘右營轄北壩元壩泥巴等寨番婦	
5-1威茂協轄瓦寺宣慰司所管番民	5-1威茂協轄瓦寺宣慰司番民	5-1威茂協轄瓦寺宣慰司番民	5威茂協轄瓦寺宣慰司番民
5-2瓦寺土婦	5-2瓦寺宣慰司番婦	5-2威茂協轄瓦寺宣慰司番婦	
6-1威茂協轄雜谷宣慰司所管番民	6-1威茂協轄雜穀各寨番民	6-1威茂協轄雜穀各寨番民	6威茂協轄雜穀各寨番民
6-2雜穀番婦	6-2雜穀各寨番婦	6-2威茂協轄雜穀各寨番婦	
7-1威茂協轄雜谷宣慰司所管兒納達一種番人	7-1兒那達番民	7-1兒那達番民	7兒那達番民
7-2兒納達番婦	7-2兒那達番婦	7-2兒那達番婦	
8-1威茂協轄沃日灌頂淨慈妙智國師所管番民	8-1威茂協轄沃日各寨番民	8-1威茂協轄沃日各寨番民	8威茂協轄沃日各寨番民
8-2沃日土婦	8-2沃日各寨番婦	8-2威茂協轄沃日各寨番婦	
9-1缺	9-1威茂協轄小金川番民	9-1威茂協轄小金川番民	9威茂協轄小金川番民
9-2缺	9-2小金川番婦	9-2威茂協轄小金川番婦	

10-1缺	10-1威茂協轄大金川番民	10-1威茂協轄大金川番民	10威茂協轄大金川番民
10-2缺	10-2大金川番婦	10-2威茂協轄大金川番婦	
11-1威茂協轄岳希長寧靜州隴木牟托水草坪竹木坎等土司所管番民	11-1缺	11-1威茂協轄嶽希長寧等處番民	11威茂協轄嶽希長寧等處番民
11-2岳希長寧靜州等處番婦	11-2缺	11-2威茂協轄嶽希長寧等處番婦	
12-1松潘鎮屬龍安營轄陽地隘長官司所管象鼻高山黃羊關等寨西番	12-1缺	12-1松潘鎮屬龍安營轄象鼻高山等處番民	12松潘鎮屬龍安營轄象鼻高山等處番民
12-2陽地隘象鼻高山等寨番婦	12-2缺	12-2松潘鎮屬龍安營轄象鼻高山等處番婦	
13-1松潘鎮屬龍安營轄白馬路土通判所管番民	13-1龍安營轄白馬路番民	13-1龍安營轄白馬路番民	13龍安營轄白馬路番民
13-2白馬路各寨番婦	13-2白馬路番婦	13-2龍安營轄白馬路番婦	
14-1松潘鎮屬龍安營轄石泉青片白草各寨番民	14-1缺	14-1石泉縣青片白草番民	14石泉縣青片白草番民
14-2青片白草等寨番婦	14-2缺	14-2石泉縣青片白草番婦	
15-1松潘鎮屬漳臘營轄寒盼祈命商巴三土千百戶所管西番	15-1松潘鎮屬漳臘營轄寒盼祈命等處番民	15-1松潘鎮屬漳臘營轄寒盼祈命等處番民	15松潘鎮屬漳臘營轄寒盼祈命等處番民
15-2寒盼祈命商巴等寨番婦	15-2寒盼祈命等處番婦	15-2松潘鎮屬漳臘營轄寒盼祈命等處番婦	
16-1松潘鎮屬漳臘營轄口外甲四鵠個郎惰阿壩十二部落各土千百戶所管西番	16-1缺	16-1漳臘營轄口外甲四鵠個等處番民	16漳臘營轄口外甲四鵠個等處番民
16-2口外甲四鵠個郎惰等處番婦	16-2缺	16-2漳臘營轄口外甲四鵠個等處番婦	
17-1松潘鎮屬漳臘營轄口外三郭羅克土千百戶所管番民	17-1缺	17-1漳臘營轄口外三郭羅克番民	17漳臘營轄口外三郭羅克番民
17-2三郭羅克番婦	17-2三郭羅克番婦	17-2漳臘營轄口外三郭羅克番婦	
18-1缺	18-1漳臘營轄口外三阿樹番民	18-1漳臘營轄口外三阿樹番民	18漳臘營轄口外三阿樹番民
18-2缺	18-2三阿樹番婦	18-2漳臘營轄口外三阿樹番婦	

19-1松潘鎮屬疊溪營轄大小姓松坪黑水土百戶所管各寨番民	19-1缺	19-1松潘鎮屬疊溪營轄大小姓黑水松坪番民	19松潘鎮屬疊溪營轄大小姓黑水松坪番民
19-2大小姓松坪各寨番婦	19-2大小姓黑水松坪番婦	19-2松潘鎮屬疊溪營轄大小姓黑水松坪番婦	
20-1缺	20-1缺	20-1松潘鎮屬平番營轄上九關番民	20松潘鎮屬平番營轄上九關番民
20-2缺	20-2缺	20-2松潘鎮屬平番營轄上九關番婦	
21-1松潘鎮屬平番營轄呷竹土千戶所管下六關各寨番民	21-1缺	21-1平番營轄下六關番民	21平番營轄下六關番民
21-2呷竹下六關各寨番婦	21-2缺	21-2平番營轄下六關番婦	
22-1松潘鎮屬南坪營轄羊崗各寨番民	22-1.缺	22-1松潘鎮屬南坪營轄羊崗各寨番民	22松潘鎮屬南坪營轄羊崗各寨番民
22-2羊崗各寨番婦	22-2.缺	22-2.松潘鎮屬南坪營轄羊崗各寨番婦	
23-1建昌中營轄阿都沙馬各土司所管猓羅	23-1.缺	23-1建昌中營轄阿都沙馬猓羅	23建昌中營轄阿都沙馬猓羅
23-2.阿都沙馬猓羅夷婦	23-2.缺	23-2建昌中營轄阿都沙馬猓羅婦	
24-1建昌中左右越巂會川靖遠寧越嘉順冕山懷遠各營轄附近漢境之祭祀田昌州麻柳苦竹壩咱羅三大枝等土司土目所管猓羅	24-1缺	24-1建昌中左營轄祭祀田等處猓羅	24建昌中左營轄祭祀田等處猓羅
24-2建昌中左右越會等營附近各猓羅夷婦	24-2缺	24-2建昌中左營轄祭祀田等處猓羅婦	
25-1建昌中右營越巂會川靖遠寧越永定各營轄住居涼山一帶之阿史審紮膩乃五馬山者保披沙等土司土目所管夷人均係猓羅	25-1建昌中右營轄阿史審紮等處猓羅	25-1建昌中右營轄阿史審紮等處猓羅	25建昌中右營轄阿史審劄等處猓羅
25-2建昌中右越巂等營住居涼山各猓羅夷婦	25-2缺	25-2建昌中右營轄阿史審紮等處猓羅婦	
26-1建昌鎮屬會川永寧營轄者保會理村披沙各土司所管一種苗人	26-1建昌鎮屬會川永寧營轄披沙等處苗人	26-1建昌鎮屬會川永寧營轄披沙等處苗人	26建昌鎮屬會川永寧營轄披沙等處苗人
26-2.者保會理村披沙苗婦	26-2披沙等處苗婦	26-2建昌鎮屬會川永寧營轄披沙等處苗婦	

27-1建昌右營冕山懷遠寧越 越雋會鹽各營轄之蘇州拖郎白露虛朗耳挖松林野豬白石利濟等土司土目所管一種西番夷人	27-1缺	27-1建昌右營轄蘇州白露等處西番	27建昌右營轄蘇州白露等處西番
27-2建昌右營及懷遠寧越等營西番夷婦	27-2缺	27-2建昌右營轄蘇州白露等處西番婦	
28-1建昌鎮屬越雋寧越二營轄九枝門呆結維各土番亦係猓羅	28-1缺	28-1建昌鎮屬越雋等營轄九枝門呆結惟土番	28建昌鎮屬越雋等營轄九枝門呆結惟土番
28-2九枝門呆結維各猓羅夷婦	28-2缺	28-2建昌鎮屬越雋等營轄九枝門呆結惟土番婦	
29-1建昌鎮屬越雋寧越二營轄邛部暖帶各土司所管一種西番	29-1缺	29-1越雋等營轄邛部暖帶等西番猓羅	29越雋等營轄邛部暖帶等西番猓羅
29-2.邛部暖帶各番婦	29-2缺	29-2.越雋等營轄邛部暖帶等西番猓羅婦	
30-1建昌鎮屬會鹽瀘寧嘉順各營轄瓜喇媽喇兒斯瓦尾等拾三土司土目所管麼些一種夷人	30-1四川省建昌鎮屬會鹽等營轄瓜別馬喇等處麼些	30-1建昌鎮屬會鹽等營轄瓜別馬喇等處麼些	30建昌鎮屬會鹽等營轄瓜別馬喇等處麼些
30-2瓜喇媽喇等處麼些夷婦	30-2瓜別馬喇等處麼些婦	30-2.建昌鎮屬會鹽等營轄瓜別馬喇等處麼些婦	
31-1建昌鎮屬會鹽營轄右所土千戶所管猓羅	31-1會鹽營轄右所土千戶猓羅	31-1會鹽營轄右所土千戶猓羅	31會鹽營轄右所土千戶猓羅
31-2.右所猓羅夷婦	31-2缺	31-2會鹽營轄右所土千戶猓羅婦	
32-1建昌鎮屬懷遠營轄虛朗白露各土司所管夷人亦係猓羅	32-1建昌鎮屬懷遠營轄虛朗等處猓羅	32-1建昌鎮屬懷遠營轄虛朗等處猓羅	32建昌鎮屬懷遠營轄虛朗等處猓羅
32-2虛朗白露各處夷婦	32-2虛朗等處猓羅婦	32-2.建昌鎮屬懷遠營轄虛朗等處猓羅婦	
33-1缺	33-1會鹽營轄中所土千戶貉獮夷人	33-1會鹽營轄中所土千戶貉獮夷人	33會鹽營轄中所土千戶貉獮夷人
33-2缺	33-2中所貉獮夷婦	33-2.會鹽營轄中所土千戶貉獮夷婦	
34-1建昌鎮屬會川營轄通安者保披沙各土司所管擺夷一種	34-1會川營轄通安等處擺夷	34-1會川營轄通安等處擺夷	34會川營轄通安等處擺夷
34-2.通安者保等處擺夷番婦	34-2通安等處擺夷婦	34-2會川營轄通安等處擺夷婦	

35-1.建昌會川營轄黎溪普隆紅卜苴通安等土司所管僰人一種	35-1會川營轄黎溪等處僰人	35-1會川營轄黎溪等處僰人	35會川營轄黎溪等處僰人
35-2.黎溪普隆等處夷婦	35-2黎溪等處僰人婦	35-2會川營轄黎溪等處僰人婦	
36-1缺	36-1會川營轄迷易普隆等處擺夷	36-1會川營轄迷易普隆寺等處擺夷	36會川營轄迷易普隆等處擺夷
36-2缺	36-2.缺	36-2會川營轄迷易普隆寺等處擺夷婦	
37-1.永寧協右營屬九姓宣撫司所管苗民	37-1永寧協右營屬九姓苗民	37-1永寧協右營屬九姓苗民	37永寧協右營屬九姓苗民
37-2九姓司苗婦	37-2缺	37-2永寧協右營屬九姓苗婦	
38-1普安安阜貳營轄雷波黃螂各夷人均係裸羈	38-1缺	38-1普安等營轄雷波黃螂夷人	38普安等營轄雷波黃螂夷人
38-2雷波黃螂夷婦	38-2缺	38-2.普安等營轄雷波黃螂夷婦	
39-1普安屬馬邊營轄蠻夷長官司所管夷人係裸羈一種	39-1缺	39-1馬邊營轄蠻夷長官司夷人	39馬邊營轄蠻夷長官司夷人
39-2蠻夷司夷婦	39-2缺	39-2馬邊營轄蠻夷長官司夷婦	
40-1泰寧協標左營轄沈邊長官司所管番民	40-1泰寧協左營轄沈邊番民	40-1泰寧協左營轄沈邊番民	40泰寧協左營轄沈邊番民
40-2沈邊土番婦女	40-2沈邊番婦	40-2泰寧協左營轄沈邊番婦	
41-1缺	41-1缺	41-1泰寧協左營轄冷邊番民	41泰寧協左營轄冷邊番民
41-2缺	41-2缺	41-2泰寧協左營轄冷邊番婦	
42-1泰寧協標右營轄大田土百戶所管西番一種	42-1泰寧協右營轄大田西番民	42-1泰寧協右營轄大田西番民	42泰寧協右營轄大田西番民
42-2大田番婦	42-2缺	42-2泰寧協右營轄大田西番婦	
43-1泰寧協標右營轄大田土百戶所管裸羈一種	43-1泰寧協右營轄大田裸羈	43-1泰寧協右營轄大田裸羈	43泰寧協右營轄大田裸羈
43-2大田夷婦	43-2大田裸羈婦	43-2泰寧協右營轄大田裸羈婦	
44-1泰寧協標右營轄松平土千戶所管夷人係裸羈一種	44-1缺	44-1泰寧協標右營松坪夷人	44泰寧協標右營松坪夷人
44-2松平夷婦	44-2缺	44-2泰寧協標右營松坪夷婦	

45-1泰寧協屬黎雅營轄木坪宣慰司所管番民	45-1缺	45-1泰寧協屬黎雅營轄木坪番	45泰寧協屬黎雅營轄木坪番民
45-2木坪土番婦女	45-2缺	45-2泰寧協屬黎雅營轄木坪番婦	
46-1泰寧協屬阜和營轄明正司宣慰司所管番民	46-1泰寧協屬阜和營轄明正番民	46-1泰寧協屬阜和營轄明正番民	46泰寧協屬阜和營轄明正番民
46-2明正司番婦	46-2缺	46-2泰寧協屬阜和營轄明正番婦	
47-1泰寧協屬阜和營轄德爾格宣慰司所管番民	47-1缺	47-1阜和營轄德爾格忒番民	47阜和營轄德爾格忒番民
47-2德爾格番婦	47-2缺	47-2阜和營轄德爾格忒番婦	
48-1泰寧協屬阜和營轄裏塘宣撫司所管番民	48-1缺	48-1泰寧協屬裏塘番民	48泰寧協屬裏塘番民
48-2.裏塘番婦	48-2缺	48-2泰寧協屬裏塘番婦	
49-1泰寧協屬阜和營轄巴塘宣撫司所管番民	49-1缺	49-1泰寧協屬巴塘番民	49泰寧協屬巴塘番民
49-2巴塘番婦	49-2缺	49-2泰寧協屬巴塘番婦	
50-1泰寧協屬阜和營轄單東革什咱安撫司所管番民	50-1缺	50-1阜和營轄革什咱番民	50阜和營轄革什咱番民
50-2革什咱番婦	50-2革什咱番婦	50-2阜和營轄革什咱番婦	
51-1泰寧協屬阜和營轄綽斯甲安撫司所管番民	51-1缺	51-1阜和營轄綽斯甲番民	51阜和營轄綽斯甲番民
51-2綽斯甲番婦	51-2綽斯甲番婦	51-2阜和營轄綽斯甲番婦	
52-1泰寧協屬阜和營轄霍耳章谷孔撒麻書林蔥竹窩咱地白利東科納林沖攻土司所管番民	52-1缺	52-1阜和營轄霍耳章穀等處番	52阜和營轄霍耳章穀等處番民
52-2霍耳章谷孔撒等處番婦	52-2缺	52-2阜和營轄霍耳章穀等處番婦	
53-1泰寧協屬阜和營轄納滾安撫司所管番民	53-1缺	53-1阜和營轄納滾番民	53阜和營轄納滾番民
53-2.納滾番婦	53-2缺	53-2阜和營轄納滾番婦	
54-1泰寧協屬阜和營轄春科安撫司所管番民	54-1缺	54-1阜和營轄春科番民	54阜和營轄春科番民
54-2春科番婦	54-2缺	54-2阜和營轄春科番婦	

55-1泰寧協屬阜和營轄納奪安撫司所管番民	55-1阜和營轄納奪番民	55-1阜和營轄納奪番民	55阜和營轄納奪番民
55-2納奪番婦	55-2.納奪番婦	55-2阜和營轄納奪番婦	
56-1泰寧協屬阜和營轄上下瞻對土司所管番民	56-1阜和營轄上下瞻對番民	56-1阜和營轄上下瞻對番民	58阜和營轄上下瞻對番民
56-2上下瞻對番婦	56-2上下瞻對番婦	56-2阜和營轄上下瞻對番婦	
57-1泰寧協屬阜和營轄瓦述余科毛丫曲登崇喜色他更平蒙噶結土司所管番民	57-1缺	57-1阜和營轄瓦述餘科等處番民	57阜和營轄瓦述餘科等番民
57-2瓦述余科毛丫等處番婦	57-2瓦述餘科等處番婦	57-2阜和營轄瓦述餘科等處番婦	
58-1泰寧協屬阜和營轄咱里土千戶所管番民	58-1缺	58-1阜和營轄咱里番民	58阜和營轄咱里番民
58-2咱里番婦	58-2咱里番婦	58-2阜和營轄咱里番婦	

## 引用書目

- (清) 傅恒等奉敕撰，《皇清職貢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5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1987。
- 布立賽著，高發明等譯，《1860：圓明園大劫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 **Research on the Album “Clothing of the Miao, Yao, Li, and Zhuang Minorities” and “Official Tribute, Album Six”**

Wei Dong Liu Ruofang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 **Abstract**

The album “Illustrated Official Tribute of the Imperial Qing” took the Qianlong court in the Qing dynasty ten years to complete, making it an important illustrated record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Qing court and other states as well as minorities under its dominion. It represents the transition from “illustrations of barbarians” to “official exposition” and finally to “illustrations of official tribute.” Recently discovered is the album “Clothing of the Miao, Yao, Li, and Zhuang Minorities” and “Official Tribute, Album Six.” The former includes the original draft “Illustrated Album of Barbarians in Sichuan Province” in “Illustrated Official Tribute of the Imperial Qing.” The latter is an early painted version of “Illustrated Official Tribute of the Imperial Qing.” Both of them reflect some of the conditions for the initial creation of “Illustrated Official Tribute of the Imperial Qing,” providing valuable and important material for researching it. This study examines both of these works to examine and clarify some of the facts behind the early painting of “Illustrated Official Tribute of the Imperial Qing.”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Keywords:** “Clothing of the Miao, Yao, Li, and Zhuang Minorities,” illustrations of barbarians, official exposition, illustrated album of official tribute, “Illustrated Official Tribute of the Imperial Qing”



圖1-1 《番圖》西壩包子寺拈佑熱霧麥雜蛇灣毛革各上千百戶所管番民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圖1-2 《乾卷》四川省松潘鎮中營轄西壩包子寺等處番民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 《番圖》黎溪普隆红卜苴通安者保各土司所管土番係裸  
羅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圖3 《番圖》巴底巴旺土司所管番民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圖4《乾卷》會川營轄黎溪等處僰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5《乾卷》阜和營轄革什咱番民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6-1《圖冊》夾板 法國私人藏



圖6-2《乾卷》箋題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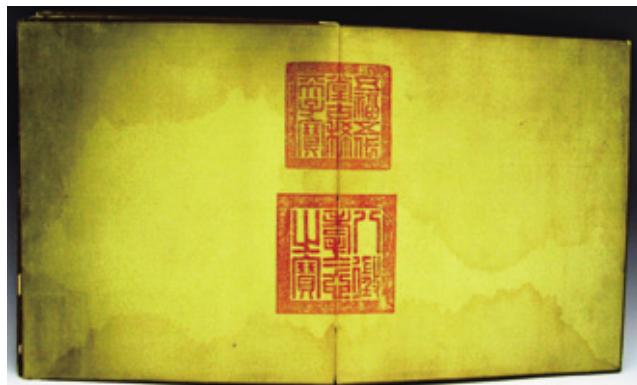


圖7《圖冊》黃綾白頁所鈐乾隆璽印 法國私人藏



圖9《圖冊》後白頁上的法文字痕 法國私人藏



圖8《圖冊》四川省 松潘鎮中營轄西壩包子寺等處番民 法國私人藏

四川省  
松潘鎮中營轄西壩包子寺等處番民  
松潘古皮卷地唐置松州後為吐蕃所有宋時蕃將潘羅支  
領之名潘州明置松潘等衛安撫司其太子寺括佑寧亞塞  
熱霧作堪察於  
本朝康熙四十一年歸化毛革阿拉察朱拉  
年歸化各設土千戶百戶管轄始以號紙俾其承襲居多山  
谷番民雜處宿戴白氈纏帽用羊皮以布縫之若婦  
桑雨耕種以紅帛織蝶蝶為飾衣布褐縫連衣常以木桶負  
水桶習耕織織耕種賦賦員



圖10-1 《圖冊》松潘鎮屬漳臘營轄寒盼祈命等處番民 法國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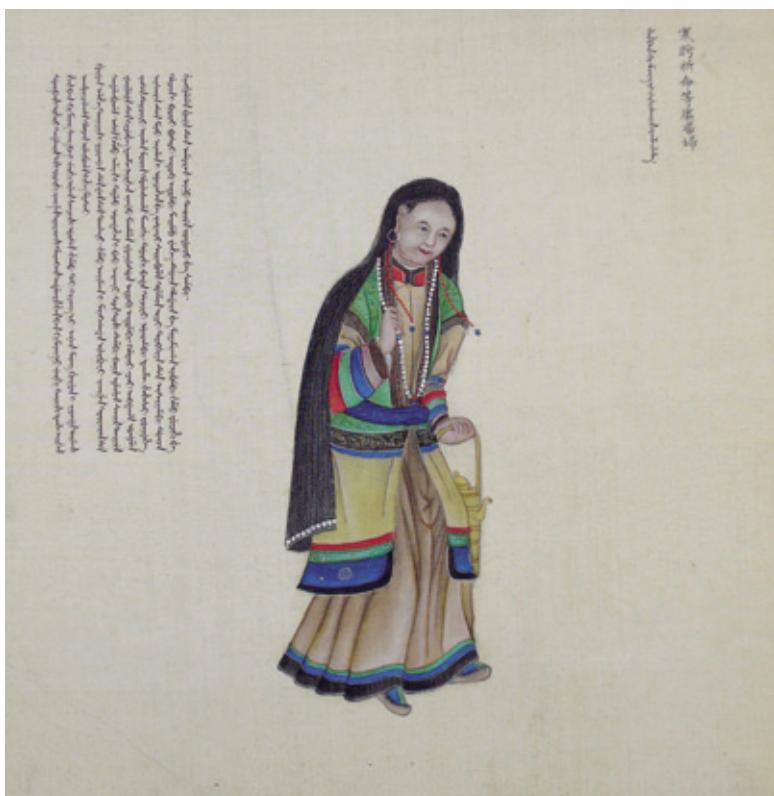


圖10-2 《圖冊》寒盼祈命等處番婦 法國私人藏



圖10-3 《乾卷》松潘鎮屬漳臘營轄寒盼祈命等處番民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1-1 《圖冊》咱里番婦 法國私人藏



圖11-2 《乾卷》革什咱番婦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2-1 《圖冊》松潘右營轄北壩元壩泥巴等寨番民 法國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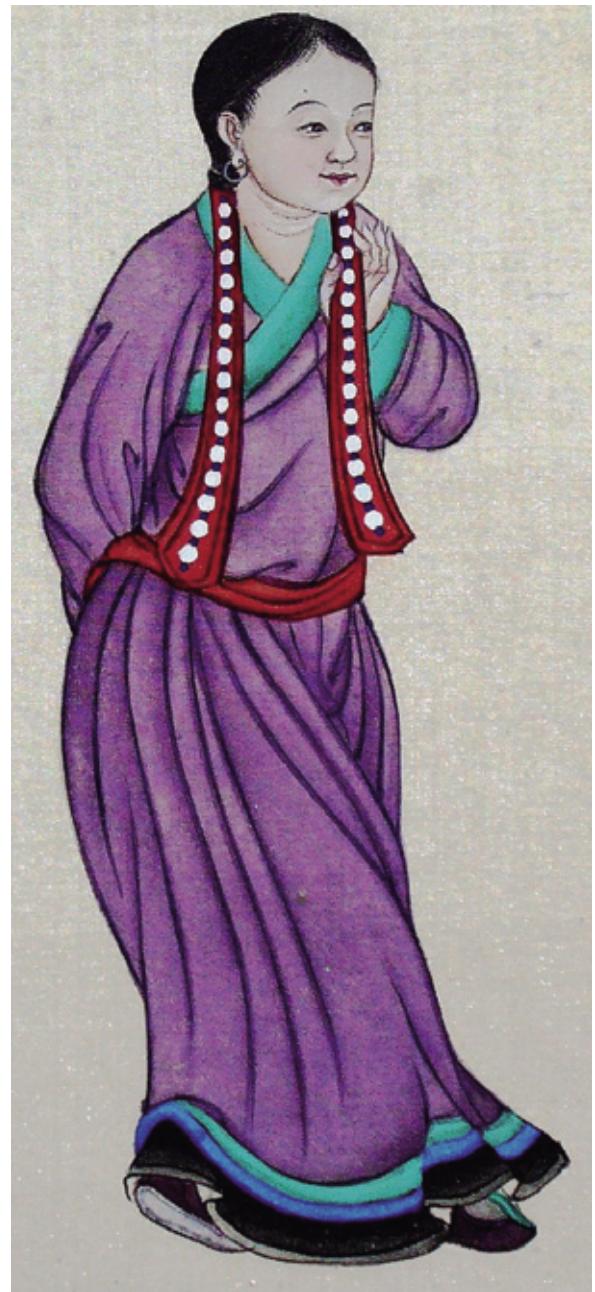


圖13-1 《圖冊》三阿樹番婦 法國私人藏



圖12-2 《乾卷》松潘右營轄北  
壩元壩泥巴等寨番民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3-2 《乾卷》三阿樹番婦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4-1 《圖冊》建昌鎮屬會川永寧營轄披沙等處苗民 法國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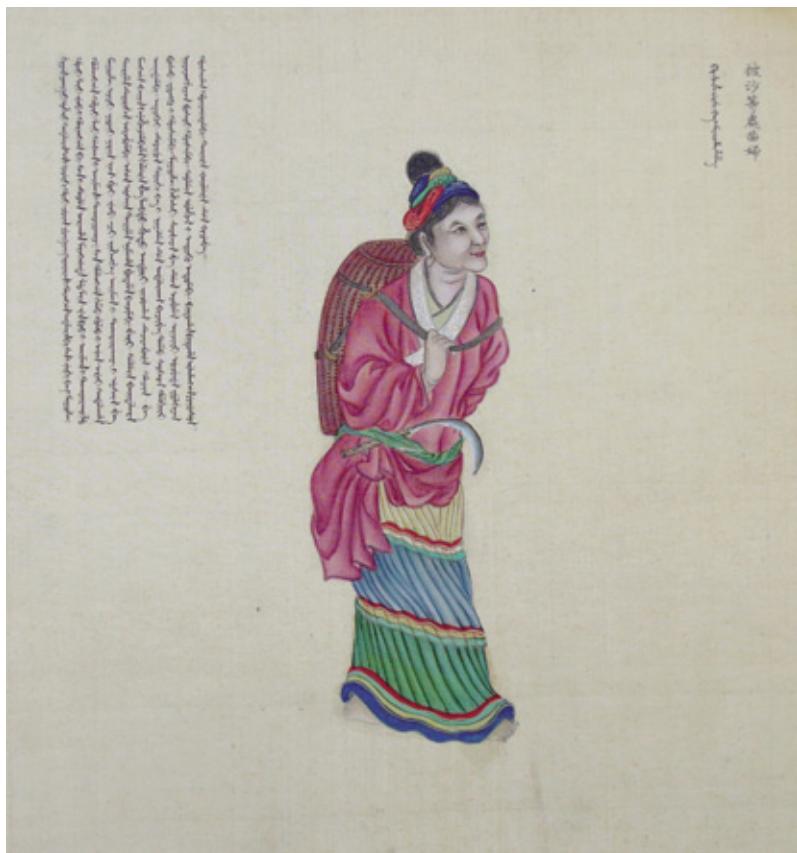


圖14-2 《圖冊》披沙等處苗婦 法國私人藏



圖14-3 《乾卷》建昌鎮屬會川永寧營轄披沙等處苗民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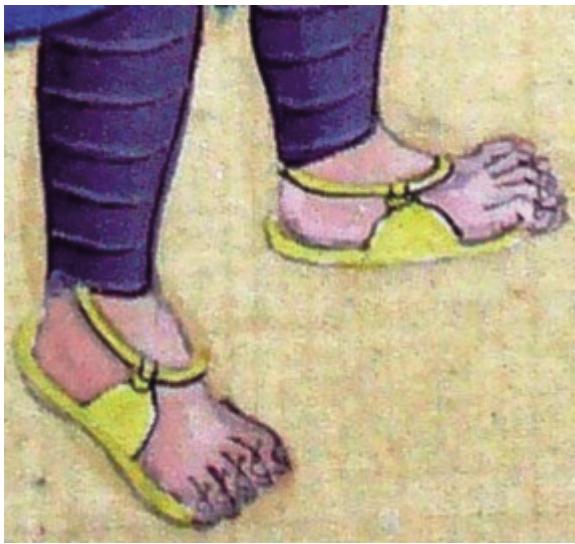


圖15-1 《圖冊》爪別馬喇等處麼些婦（局部） 法國私人藏



圖15-2 《乾卷》爪別馬喇等處麼些婦（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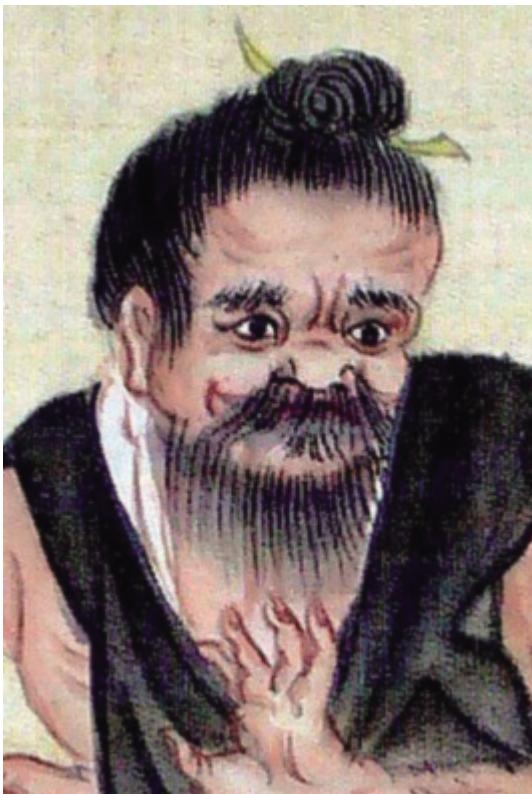


圖16-1 《圖冊》會鹽營轄中所土千戶貉獮夷人（局部） 法國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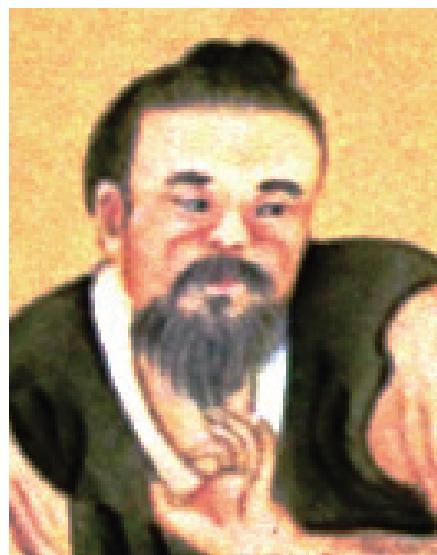


圖16-2 《乾卷》會鹽營轄中所土千戶貉獮夷人（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7-1 《圖冊》中所貉夷婦 法國私人藏



圖17-2 《乾卷》中所貉夷婦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8-1 《圖冊》會川營轄迷易普隆等處擺夷 法國私人藏



圖18-2 《乾卷》會川營轄迷  
易普隆等處擺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9-1 《圖冊》泰寧協左營轄沈邊番民 法國私人藏



圖19-2 《乾卷》泰寧協左營轄沈邊  
番民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0-1 《圖冊》阜和營轄納奪番民 法國私人藏



圖20-2 《乾卷》阜和營轄納奪番民 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21-1 《圖冊》大金川番婦 (局部)  
法國私人藏



圖21-2 《乾卷》大金川番婦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2-1 《圖冊》雜谷各寨番婦  
法國私人藏



圖22-2 《乾卷》雜谷各寨番婦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3-1 《薈要》威茂協轄沃日各寨番民、威茂協轄沃日各寨番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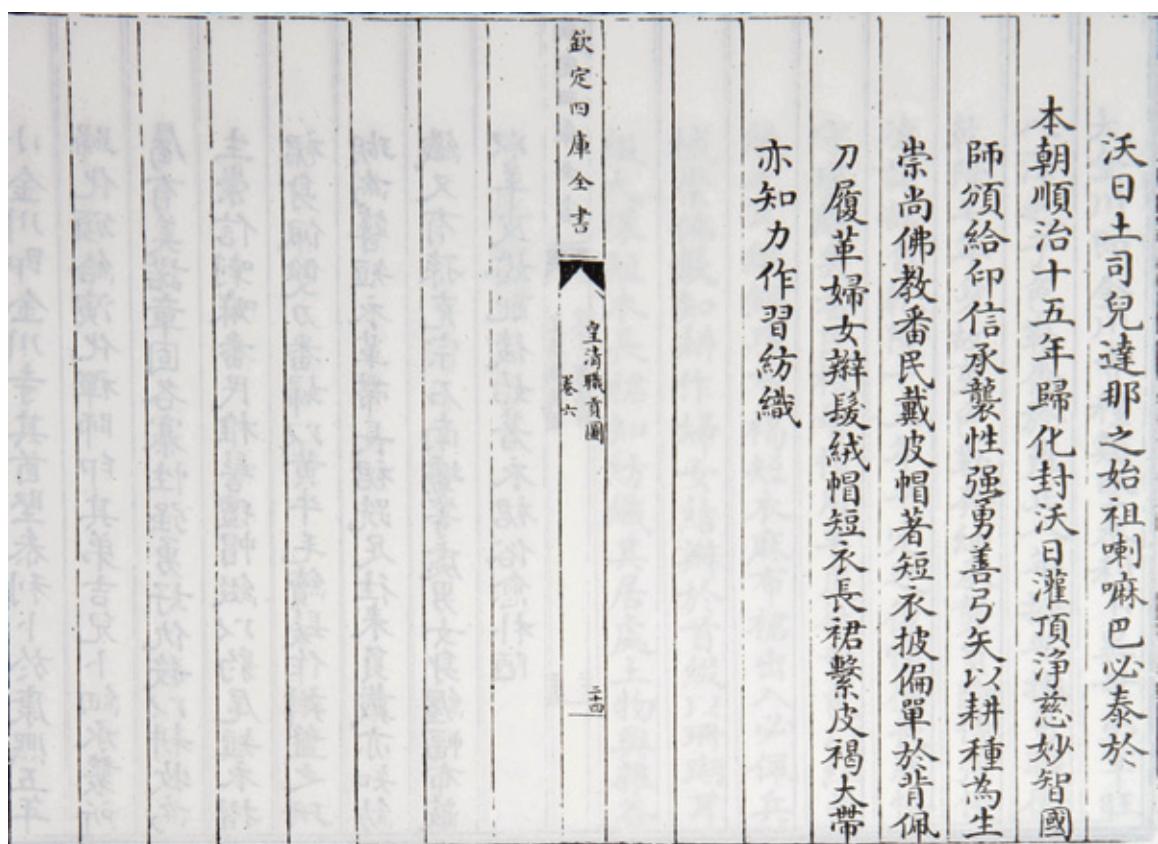


圖23-2 《薈要》威茂協轄沃日各寨番民、威茂協轄沃日各寨番婦圖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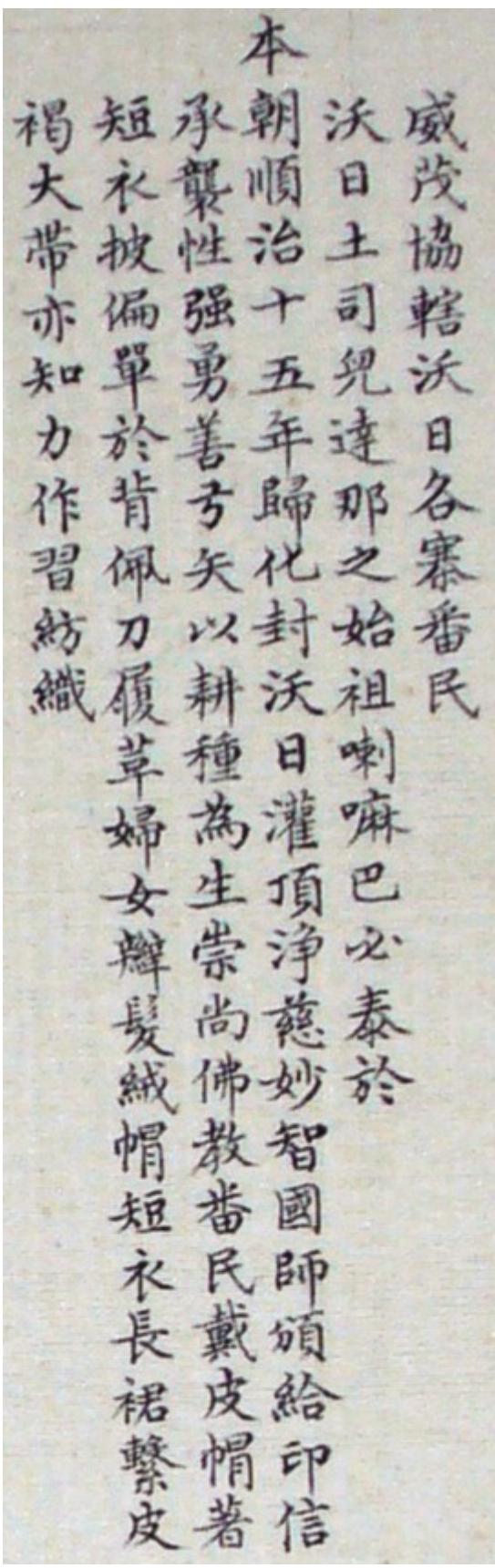


圖24-1 《圖冊》威茂協轄沃日各寨番民漢文圖說  
法國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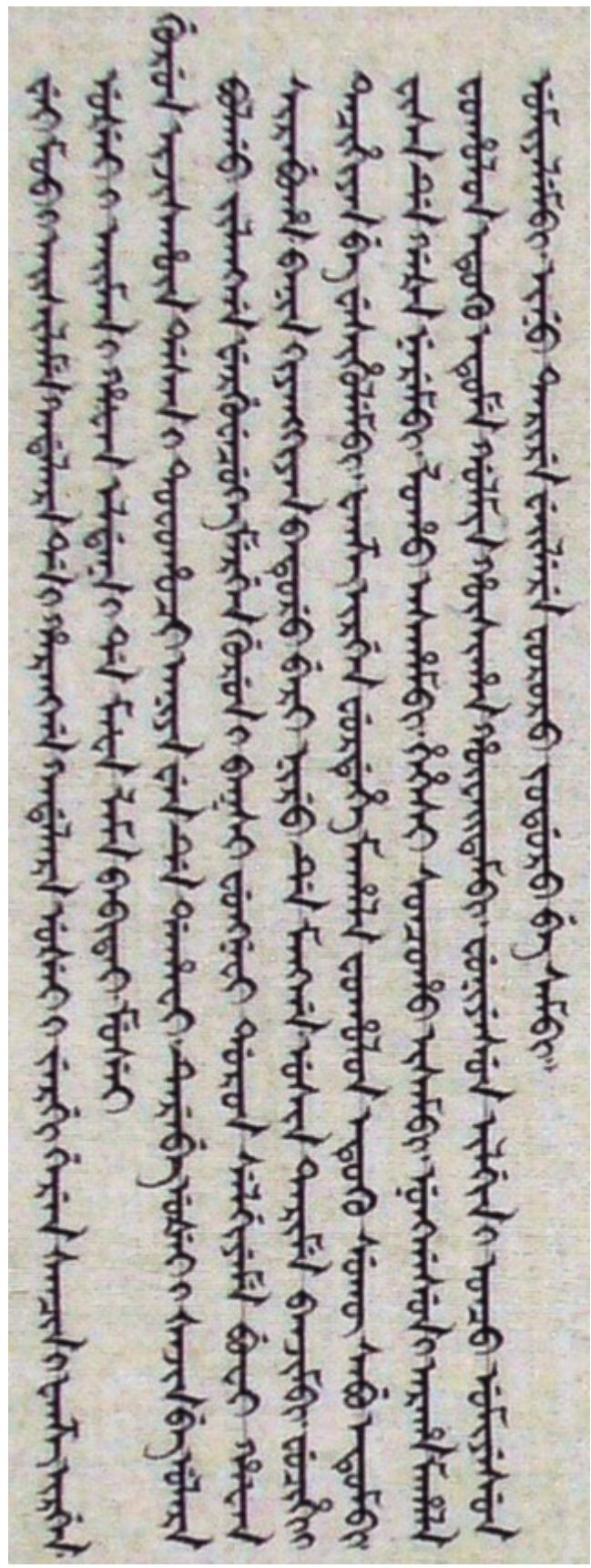


圖24-2 《圖冊》威茂協轄沃日各寨番民滿文圖說 法國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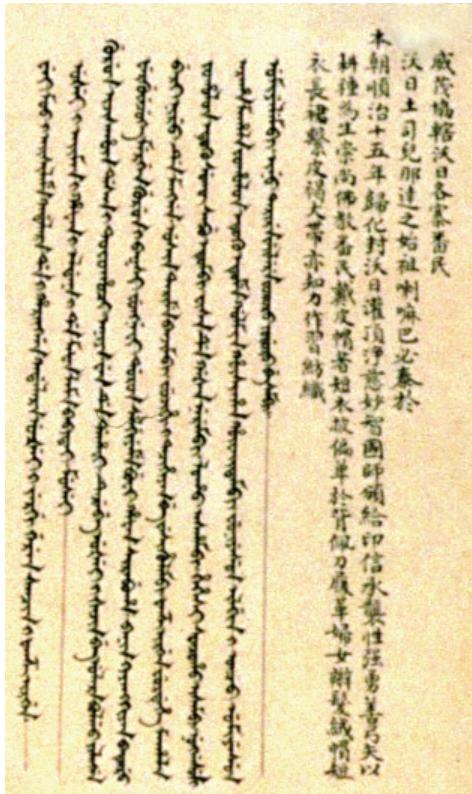


圖25-1 《乾卷》威茂協轄沃日各寨番民滿漢文圖說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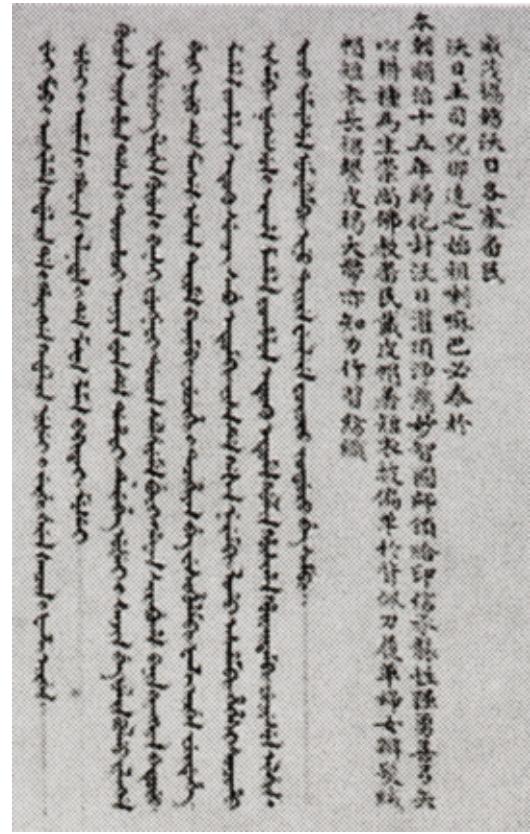


圖25-2 《謝卷》威茂協轄沃日各寨番民滿漢文圖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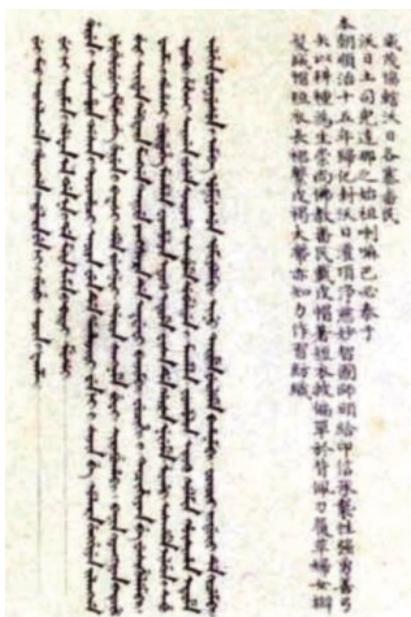


圖26 《嘉卷》威茂協轄沃日各寨番民滿漢文圖說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7 《乾卷》兒那達番民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8-1 《職貢圖》第一冊之大西洋國夷僧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圖28-2 《職貢圖》第一冊之大西洋國女尼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圖29-1 《職貢圖》第二冊之西藏巴呼卡穆等處番人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圖29-2 《職貢圖》第二冊之西藏巴呼卡穆等處番婦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